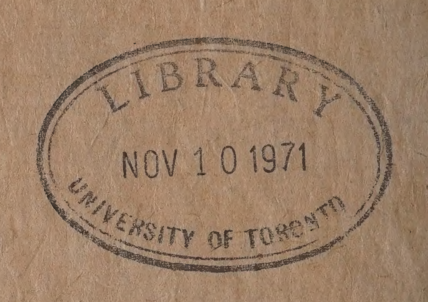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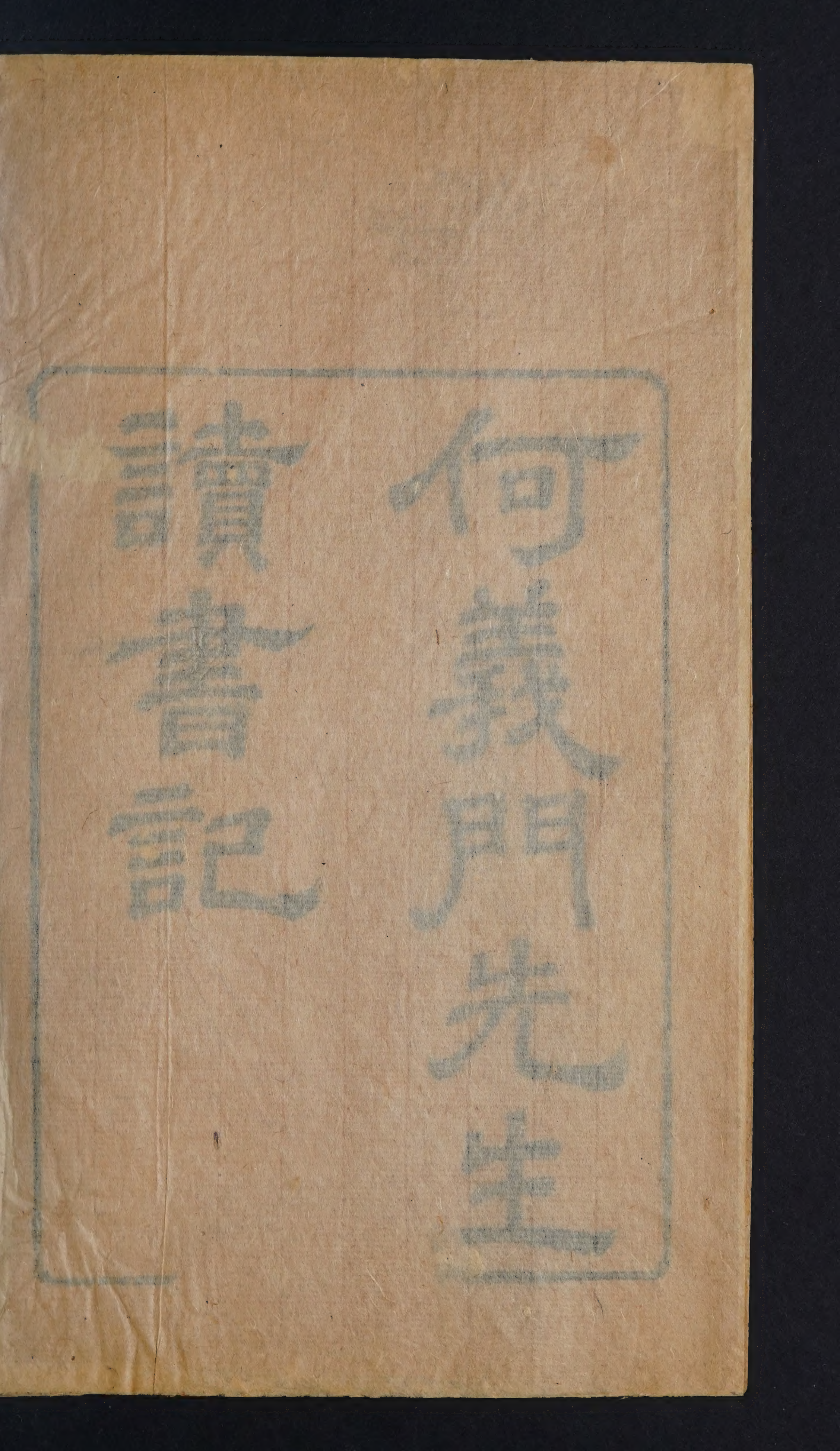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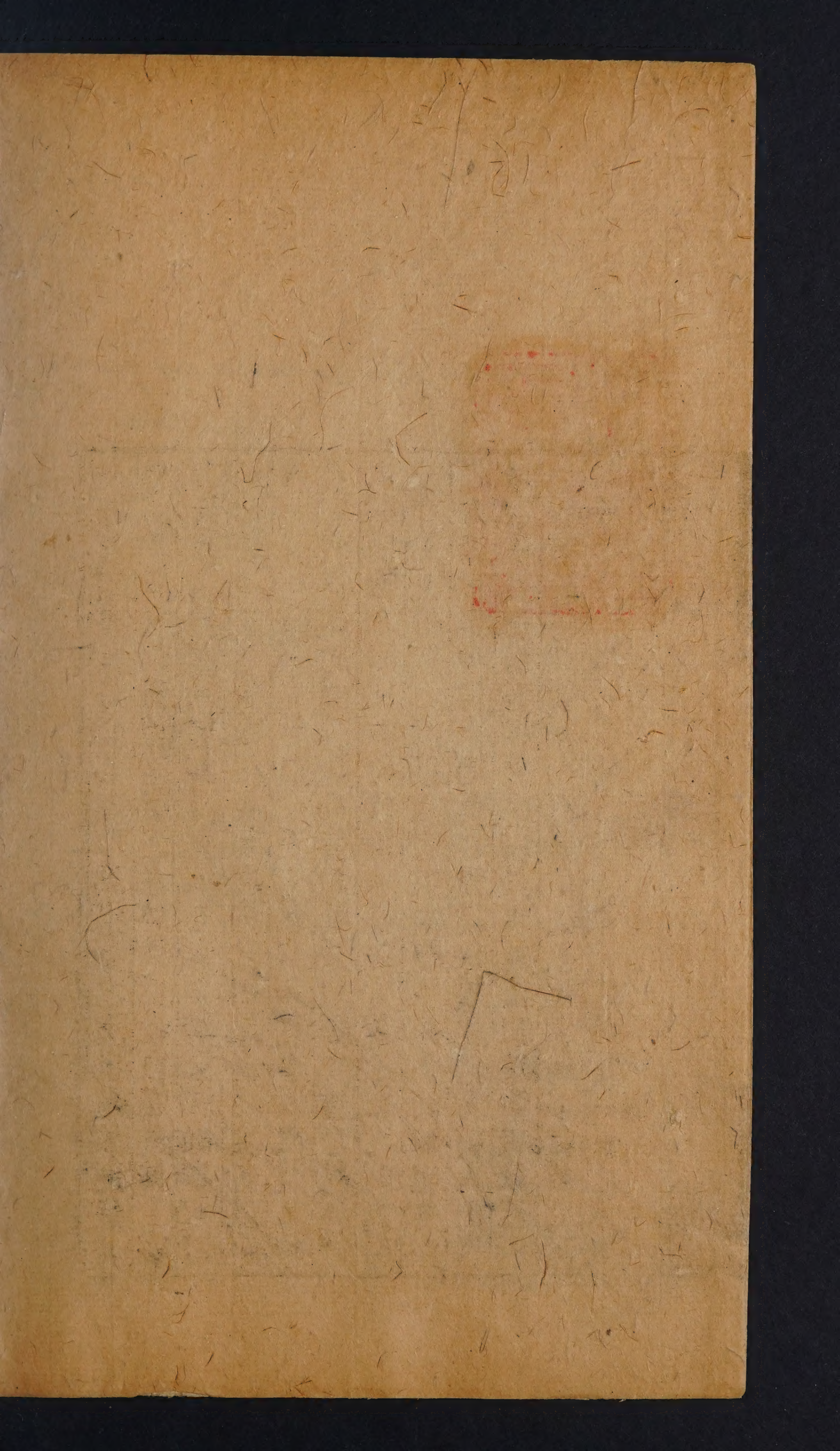




何義門先生讀書記





古之善讀書者將窮其理以爲措施之本也是故別是非辨利害審成敗明體達用之方於是焉立自競爲博士家言而古書浸閣不理即有其人亦無非襲文法擷辭句以矜奇炫博而已故自明神廟以後其得讀書之真者蓋鮮若吾從父學士先生自少至老無日不從事古書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簡端行側丹黄錯雜於以發先哲之精義究未顯之微言而又考訂援據不捐細大蓋逆擬之則劉原父貢父王伯厚之儔近言之則顧甯人先生其亞也先生之書滿家而身没京邸莫之愛護取攜狼藉者有人而書以散佚喪舟南歸書簏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殘缺然所存者猶足沾潤後學而有餘迨先生殁久而名益彰聞風向慕爭欲一覩其書爲幸者幾無遠近於是評閱之本且走四方所幸及門之士昔時所通假而傳録者尚存什之三四而往往珍惜過甚秘不肯出堂昔從從父小山先生

傳得數種此蓋無過什一然竊願公諸同志乃與同學沈
君冠雲陳君和叔精捜而詳擇之先春秋三傳而次以兩
漢書三國志其他將以漸採續緣各成帙無妨次第也
至漢魏三唐之詩先生工力最深箋識不下數十家茲非
其類當別謀單行耳所纂將成從弟祖述聞而躍然以喜
力請任校刊之役遂以付之後學之士誠由此而漸進於
古之讀書者則先生之記與此記之編皆不徒矣乾隆十
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朔受學從子堂謹序

昔先大夫從何學士義門先生遊最久常述先生言書載道讀書以明道非收視返聽以精研夫天地之理古今之變事物之繁賾則夸多鬬靡徒以干利祿讀猶不讀耳蓋其言與朱子記稽古閣語同後生迂其說而不能行可慨已先生儲書數萬卷丹鉛不去手所發正咸有義據其大在知人論世而細不遺草木蟲魚識者嘆其學問彌洽不讓王厚齋非鄭漁仲輩所可幾然當時得其隻字盡秘枕中不復示人其後耗蠹散亡僅有存者談藝家所由抱恨於生不同時也先生門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先大夫外惟陳丈少章李方金丈來雍等得窺精要共相參稽故吾家猶存先生手書幾帙其餘俱係先大夫所手錄中年宦遊未遑求備而諸丈傳鈔亦與吾家互有無嗟夫以今之時去先生不甚遠弟子彬彬多人室而守匱抱殘僅存百一歷年更久并不可知則網羅收輯何可無人從弟維釗

好讀書嗜何氏學以先生猶子祖述向曾開雕讀書記止
六卷思續其志且廣其傳博搜遐訪擴至十數種與同志
審眞贋訂魚豕凡三閱寒暑而竣剞劂厥功最偉其中前
後兩漢書三國志昔年太學刊經史從桐城方侍郎請取
以釐正不朽之功同於儒先茲所增刻如干種並資汲古
學者所當家有其書也元益學術譾陋無能仰承先志而
師門墜緒不忘淵源願世之讀是記者以窮理爲設施之
本而不悶於俗學此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長至後一日小門生蔣元益謹序

義門讀書記凡例

一是記義門從子子未始爲排輯猶子祖述付之梓止六卷子就所見廣之而書名則仍前刻之舊

一義門讀書丹黃並下隨有所得即記於書之上下左以及旁行側理卷帙既多本文不能全載故前刻用經疏之例僅標章句茲亦依其舊

一是記以四書爲首或全章曾有發明則標明某章下空一格即義門語也或見於第幾節者則標明某章某節而於章字下用一小點爲識或于一節中諵明一二句則標明第幾節某句云云而於節字下用一小點爲識間有批于註中者則標明註語云云而用一案字以別之或只爲註中一二句發者則標註某句云云而于註字下用一小點爲識其他悉同此例惟不比四書之顯而易辨故有標題數句者必標起

訖之句中間側注一至字以從簡省

一有引用前人之說以及同時師友議論必標姓氏義門或有斷語則用一案字以別之

一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畫都不放過然坊本承譌襲謬苦難逐一舉正惟河東南豐二集善本難得不厭從詳

一有義門一人之說而前後各殊者識隨年進故所採從後為多間有前後並載且有自為駁正者讀者分別觀之可以驗其所得之淺深

一外間傳寫義門評閱之本不特真贋紛如即係真本而鈔錄數過不免訛舛茲刻採必真本且校讎再四然後付梓志慎也

一義門所評書甚多茲就見聞所及不過什一藏書家倘有義門校閱真本幸其惠我即當隨付剞劂

一是記共一十八種略次前後節取班孟堅前漢書序傳中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四語分爲二十二冊

同里後學蔣維鈞硯溪氏識

一有引用前人之說以及同時師友論說必標其姓以著
門或有臆說則用一案字以別之

一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音者不放過然此本所載
譌字難逐一臚列惟擇其體要之處尊之勘揆不屬
從詳

一有義門一人之說而前後各殊者誠隨年進境有淺深
從後為多間有前後並識者各自為說者並存之俾學者分
別觀之可以驗其所得之淺深

一外間傳寫義門所閱之本不特其點次俱無如原本
而鈔錄變遷不免抵牾[illegible]
然[illegible]

同里後學蔣維鈞湘浚乃識

之四

惜中函雖故通古今正文字[illegible]

一是記共一十八種[illegible]

伯祖義門老人幼頗魯年十四遊道院倚石欄見蝴蝶飛則心開自時枕經藉史十行俱下殫洽爲士友冠二十四歲交閻徵君百詩主其家上下論議背分索巨燭輒達曉徵君惑何爲伺其出發篋鬮之廼即紀日間互訂語也百詩嘆服私謂此君且盡代中年問業安溪先生隨侍保定益收儒先夙道之義辯晳豪芒匪徒爲深博無涯涘而已性最勤日坐語古小齋中丹鉛不去手蠅頭細楷必謹舟車南北未始一晷輟其苦心如此康熙壬寅捐館舍遺書充棟時孤山學叔甫九歲書賈百計購評本風馳電捲百無三四存其得之者強半皆維揚富人秘不出承學士喁喁引領以爲大戚歲庚午祖述二叔始謀開三傳名曰義門讀書記會 忠相正以膺薦入都僅受校後漢書蓋此書爲老人最愜心之筆望溪方二丈嘗手自繕錄詫爲絕倫者也餘卒卒未遑吾友蔣八兄硯谿家多藏本與同志吏

互紬繹次第開雕用以慰四遠嚮慕之誠而老人一生意理血脈得班班天地間自喟門祚衰薄無力以揚清芬而憑藉同志戚友以大其傳尤予小子之額手且下拜者也硯溪謂相當跋後於分義無可辭世有如吾硯溪之傾倒筐篋表章前哲嘉惠來茲大有造於藝圃者哉書以志勿諼乾隆三十四年已丑六月姪孫忠相謹志

義門讀書記總目

元豐類稿五卷

文選五卷

陶靖節詩一卷

杜工部集六卷

李義山詩三卷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私箋本

第一卷 大學

長洲何焯屺瞻

聖經章第一節 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注更優 止字本在事物上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艮背有不見之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又即是周子主靜人極之意

第二節 知止只是識得大段定靜安是入道之始一段涵養德性工夫有此基址然後可爲致知力行之本慮字則便是從致知做將去知所先後則條理脉絡一一分明前即止是嚮道而行此下便循途而至矣

定而后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

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惑于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于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慮而后能得　知止是先知事之理如此如平日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慮是臨事親事君之時更研窮其精微曲折使此理無一毫欠缺故知止僅云有定到慮後便云能得脫卻注中處事二字則知止時豈未嘗思慮耶

注安謂所處而安　言隨其所之此心只安在這裏 会人將安字講做安土敦乎仁光景則豈止能得地位哉

第三節　所字是着力字知其當先當後而即如此以從事也故近道

第四節　朱子云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誠者眞實无妄全盡天理之謂故必推極其知於天理之極處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萬理同出一原格

者物物必至其物與无妄之極也看得誠字眞則致字格
字皆是推到頂上不泛然說向汗漫處去矣　致知次第
當由外以及內蓋隨事精察而忽焉貫通則性無不在而
天下無性外之物矣如小德之統於大德也　博我以文
到如有所立卓爾地位亦今日格明日格脫然貫通之極
致也
注意者心之所發也　有主之心所發也故好者必善惡
者必惡
欲其必自慊　必自慊宋元板作一於善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是言其根氐之處無不到乃窮源
之意非汗漫傳求之謂也　極猶太極皇極之極非北極
之極證以無所不用其極句自曉
第五節注物格知至四句　但可如此收轉照應不可作
知止節正解

第六節　由上文觀之必至于脩身而已之明德始明由脩身推之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是故皆以脩身爲本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又佐天子諸侯治國平天下者庶人雖無國天下之責然亦必有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豈不均以脩身爲本哉

末節　又言家者此則自天子至庶人所同也只從末不治中推以示人見當脩身以爲家之準則不如此則國與天下更無可言耳

傳首章第一節　此節本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養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第二節　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顧諟明命實際不外此

第三節　峻字見至善意黎民於變皆克明中事即含下新民意

末節　自字是非於所性之外有加毫末之意所謂明命
峻德即是這箇也
傳二章第一節　一層進一層即此之謂極
第二節　作字是又從而振德之意思已經咸與維新再
造四海之民㚖復加鼓舞作興之不已乃是極字意
第三節　舊邦非衰敝之謂言先世積德累仁太王王季
肇基而文王之德又能克享天心也
注能新其德三句　能新其德句頂首節以及於民句頂
次節始受天命句貼本節即起下極字
末節　新命不過新民之極至處故注中只言兩項
傳三章第三節　作爲人君五段題不細貼緝熙敬止着
語無由說着
與國人交止於信　當就邦交說即朋友之道也國人若
仍作庶民則是爲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緝熙是

知承上節知字來

第四節　瑟僴是敬以直內赫喧是義以方外　恂慄威

儀是成德後培養工夫

末節　君子二句即是平天下傳中政事蓋必至此而後

爲新民之止至善也　賢賢親親則有所師法樂樂利利

則從善也輕　注咏歎淫泆　泆宋本液

傳四章　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畏民志者

謀始之道也　上三章皆明新半說此章承上起下又見

脩身以上一截尤爲用力之地所謂六分是內四分是外

也

補傳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根本非泛濫周詳之謂

傳六章首節　意是好善惡惡之發非一念善惡之發

眞西山曰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自我合當

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而爲善也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若假借以欺人欲人講好而已自慊是誠自欺是僞　注自脩之首也按此句貫注德潤身二句　以徇外而爲人也按外字人字即對獨字看　他人不及知按不及二字是幾　以審其幾焉按獨字只是對人說幾是爲已爲人之幾只在好一邊說但審好之實與不實耳

第二節　其始爲人則其繼必至欺人故復以小人警之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第三節　此節只是証上人之視已二句指視乃言其形外之實嚴字即指形外之可畏非形容揜著時自苦如是也　十目十手是實事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注中所謂善惡也歷來講章認得不淸所以有兼指善惡及重惡一邊之紛紜

傳七章第一第二節　二節分有心之病無心之病本是但語未圓不如云心有偏倚之病心無存主之病耳有所即不在朱子未定之說不可從觀或問自明　此章是說正心故上節先從感於物而用心偏倚處說起若未感之時先無主而昏則此身日用動靜之間尤無往而可矣上節是隨事反求下節是涵養大本但說有所即不在道理狹矣聖賢豈如此其辭費哉　忿懥等字與下親愛五者同　注蓋是四者皆心之用按心之用是已發下節心有不存是未發

末節　正心是敬以直內孝弟慈是義以方外

傳八章首節　私箋云上章忿懥四者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此章親愛五者自其發于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病按偏向之根在不正心病而事從之也　好惡是情情之發是意　注辟猶偏也按偏對正

字而不加察焉按病在心上

末節　此二句反覆言之者對經文其本亂而末治否矣下章先反喝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對經文其所厚者薄三句所藏身三句又迴顧

傳九章　此章只說教家故以身之感發言之下章說治國故必以政事言之乃家人國人之分今人誤以為國與天下之分不可通矣 聞之李世得

首節　孝者三句頂上不出家而成教只講理之相通方不預奪後三節教國人一層　注身脩則家可教矣按此跟身脩來則所藏乎身句亦極要緊　此所以家齊於上二句按此乃推開說以起下文不是孝者三句本位

第二節　世得云此節是鞭策人致力於本之詞按引書之意只以母子之心不違喻家國之心無二覺於上下文義更為貫穿且不費力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養字即上保字近文多用
姜嫄生民等詩謬甚　注文明立教之本按如此說恐单
就教家上說亦得　不假强爲二句按孝弟慈乃心之同
然所得于天也識其端謂孝弟慈推廣則所令皆是
第三節　仁讓又從孝弟慈推開說是因三者又推類以
盡其餘也讓兼節文言之　注此敎成於國之效按效猶
云實迹也
第四節　上文言家齊而即成教于國此以下又言教國
非本之身脩家齊不可三引詩反覆詠歎皆以足上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按其所令二句打轉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第六第七第八節　三節中皆暗伏一箇身字在內　桃
夭節刑于寡妻宜兄節至于兄弟其儀節以御于家邦　本
或問

傳十章首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通章所言絜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觀所謂得國失國及結處此謂國可見　上老老三句與孝者三句分別處只是彼但言其理之相通此則有國者所行之政事如恤孤便是指慈已之幼說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　注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按醒得此句是以二字乃分明

第三節　此節正絜矩之實蓋旣有教化以興起其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泛說以欲從人不得　君子自任如是不謂民之愛之而加以是名也注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按愛之亦如父母不可落空須照爲天下僇矣下以得失對言

第四節辟則爲天下僇矣　辟字反對均齊方正　撫則后而虐則讎旣爲民所讎疾則危辱隨之矣僇字亦不必說出身弒國亡來

第十節　有德有人順而入者也外本內末悖而入者也只說到爭民施奪民散上悖出却只論其理不可鋪張其事聖賢論理極透快而仍有餘地

第十二節　惟字本是謙詞却是極鄭重要從心裏透出來

第十三節　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者非

第十五節此謂唯仁人　新安陳氏謂此引孔子之言故着此謂二字

第十八節　前所云愼德及所云仁皆忠信實際工夫

注君子以位言之按君子指有國者

第十九節　藍田解中四句皆專責之在上者方是絜矩之大道也王政固因民所利而利之然豈聽其自生自爲哉　注朝無倖位按出荀子王制篇

第二十二節　前言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此二節又言非獨其身爲之所用之人亦不容于不審本節眼目在不畜聚斂之臣下節則畜聚斂之臣者也

伐冰之家　左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冰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食言之周禮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注中獨言祭乃舉食之重者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　此節就義理以明用心之公下復舉利害以明擇術之審　注不忍傷民之力按不忍二字從好仁來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長洲何焯屺瞻

中庸全旨　朱子云中庸當作六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一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之謂性　私箋云注兼人物然只以人爲主與誠者自成者不必兼物按誠者自成可不兼物蓋成物之物亦人也此處不兼物說則末節注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句無根矣

率性之謂道　朱子云此率字不是用力字按未有不離道工夫只是言道之本然故章句亦云人物各循其性之

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矣雙承上文即涵下致中致和根脉

注天以陰陽五行至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于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于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只

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講不可離不幾
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然
句非寂守也欲使具于心者清明昭著不至于昏則天命
之本體常存有以爲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云瞭然
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睹乎其所
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說實與太極圖解中
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爲表裏　或問云學者當無
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按此二
句則該貫覩聞而言之矣曰周防則是該乎動靜而慎獨
則尤遏乎人欲之初萌也慎獨因方動之時而遂以戒慎
恐懼二句爲主靜則愚所不解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
非偏於靜也靜中含得動之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
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

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乎日養之已熟　愼獨是義以方外事貴於博學問辨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爲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
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涵養純熟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功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無少二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睹聞至靜之中指不睹聞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指見顯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誤看至于二字作致字注脚

總註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為一節惟章句辭求兩故字語脈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節解略同盖亦未及脩收之故　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按不可分屬

第二章第二節　時中從來作圓通識變講看來宜照忌憚二字為妙靜時有忌憚則戒慎恐懼而靜得中之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慎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慎恐懼即是忌憚無戒懼工夫靜時不能合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章首節　舉氣稟之失即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著不察人須有責焉非獨世教之衰也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遺善而人無不樂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取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以爲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爲密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牽綴上章字面然必意思相對使明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盡文斷意屬脈絡相承之序　注淺近之言猶必察焉按邇言內仍當雙頂好問好察則下隱揚句方可從言字一脈相承

第七章　不知辟是不知辟禍之理欲以知免而反入於禍也

第八章　顏子天資純粹既不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所不必行若賢者之過中而以爲不足知又不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所當行若不肖者之不及乎中而不求所以

知此其所由得爲眞知而能擇能守中庸之道以明也

第九章　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仁熟義精處

第十二章第二節　從夫婦與知與能說起正以救索隱之弊朱子自謂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可以會經文立言之意　與知與能之道皆日用常行而不可忽者（正極切近下手處）不可因愚不肖看作卑淺沒要緊事　與知與能蓋卽良知良能凡日用倫常之事皆是不可泥居室二字至下文造端句亦蔓引詩始關雎等語

此章皆就極小處形容出道之費來語大語小四句語氣不平　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也自其小言之則冬溫夏凊晨定昏省莫非道也自其大言之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又莫非道也　聖人所不知

不能以龜山所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求之自可見　朱子亦有謂侯氏說得亦粗一條在語類首章說戒懼條內

第三節　此節明雖細如鳶魚而道著于是也可謂費矣承上語小而起下造端夫婦之意也　說一察字正以破除隱字見得索隱於費外者非也　旣以費隱發端似宜兼說到隱而不言隱者費外無隱也　安溪先生問陸稼書前章文謂飛躍即是道是否陸云飛躍是氣其飛躍之是處乃是道先生請舉一端言之陸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道之即飛躍而在者也若自投羅網背乎道矣先生賞其的當　雖鳶魚也不離陰陽匹偶之理這便是道若泥飛躍着解則是以知覺運動爲性矣一條實齋所記　陽賓無性外之物知得逼滿逼塞有是氣即莫非是而性之理便須盡巳之性由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故程子曰喫緊爲人

十三章 伐柯節是一人自觀忠恕節是兩人對觀道四節是三人參觀

首節 非所當知所當行而造爲虛僞之說則不忠非所能知所能行而强爲怪異之行則不恕 注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按此承上節與知與能來

第二節 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溪先生謂不如云即以其人之心治之使盡其人之道更明切治人者正爲使之盡道而以人治人則以其有自具之性故也

第三節 善推其所爲者存乎恕預養其誠者存乎忠

第四節 吾所求乎子之事我者即以此心事交下做此

子臣弟友即是人字 所求即言也以事即行也 庸言至微也庸行至細也一脫口而不敢涉于易一措足而不敢避於難此古人敬威儀矜細行之事主敬之功存誠之學也故曰慥慥大凡小節小事乃大德大閑之本小者

克盡則大者不患其不能推矣充其無易乎言之心即恕已量物之心也若其必勉于行之心即自責自脩之心也有是厚重篤實之基則推之于人倫之間以行其恕而道在是矣先儒忠恕形影之喻蓋謂此也苟非存誠養忠之有素雖欲强恕于施受之頃而有所不能矣　慥慥即所謂忠也對高遠難行說

總注道不遠人者至皆費也　以此解上章即無汗漫之弊而君子之道皆貼率性之謂矣

十四章首節　外字即下命字

第二節　富貴四項逐層自易以及難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並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蓋自得者自得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乙未侍先生偶言莊生齊物只是不知此章義理先生曰莊生是將富貴作貧賤貧賤作富貴看卻滿了行字二字即如處患難便該要動心忍性有多少事在不容恁地滚過去

第三節　正已而不求于人是就上章責已推進一層正

已者自脩之極功也到能盡其性方可謂之正已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自不求于人矣
十五章首節　卑邇是小高遠是大此章是前後過文只
重在兩自字
十六章　安溪云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
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物陰陽二氣者是這箇
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爲人心之
鬼神亦即是這箇
首節　鬼神是氣之精英鄭康成曰陰陽之神曰精氣情
性之神曰魂魄　鬼神者神之運于氣者也故注兼性情
功效言之
第二節　夔孫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第三節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章仍當以人爲主體物而不可遺者實理齋明盛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末節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字却在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爲屈以神爲伸者又就二物分別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　說本安溪

十七章　安溪云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脩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

孝弟以至于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卽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按此數章血脈無不貫通　又云仁爲五常之本而孝又爲仁之本然則孝是德之本脩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脩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中事矣二義相爲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于孝者乎

第四節　宜民宜人此句不可作引証落空說必能仁民愛物乃極乎孝之量也

末節　注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按受命不但爲天子雖一命之士但簡在帝心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皆是

十八章第三節　斯禮也指上祀下文祭以大夫卽上祀之意祭以士是陪說喪之達又以證祭之不可以不達也三年句不卽指父母先儒論之甚詳　朱子語類中則

以爲獨指父母

十九章第二節　注通于上下者言之按此故祖廟兼舉諸侯以下乃與上章追王以下意相似

第三節　此節是從將祭說起　祖廟謂太祖之廟非通論七廟之制四時之祭亦於太祖之廟行禮　宗器兼先世寶器與庸器言　時食在庖人爲共祭祀之好羞注引禽獻於祭爲踈（申）不貴褻味不言薦和也

第四節　此節是詳祭時之事因及助祭之人燕毛句則以類而畢聚之也　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于大祫也　宗廟之次按次乃廟制之次　子孫亦以爲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之主　有事於太廟按太廟即上祖廟　相維辟公卿大夫在天子之廟則內諸侯也　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于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觶以酬賓

無賓子弟舉觶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乃是下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曩嘗論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經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經文畧則言旅酬便統下無筭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觶於其長於下文逮賤之義乃備朱子此句本之康成康成又即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

第五節　此節是主祭之人　私箋云第二節注言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觀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可見自天子達乎大夫士皆同此二節之行事矣踐位一節卽以諸上諸色人各踐其位云云尤自快暢而注又專指先王則似獨此一節單指天子言矣何以云結上文兩節乎按雖通上下而文義以武周爲主故云

末節　安溪先生云人物之生固分形而異氣矣然而祖

宗一本者也天地同體者也知父而不知祖者飛鳥是也知人而不知天者衆庶是也明所本而知天則乾坤父母也民物兄弟朋類也舉五倫而措之其於天下也殆亦如示掌之近而易易乎（撮其大意）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制禮樂者必極於郊社禘嘗也知其義則萬民庶物本吾一體不可得而間則父母宗子之責自不可得而辭於治國又何有哉

二十章　因說人存政舉歸到明善誠身誠爲一篇樞紐天道人道又下數章根原

第六節　知人句王守溪文用一助字極妥不可泥注中欲字必字說成尊賢爲親親之本顚本末之序

第七節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而達道先言君臣者對君之辭也

第九節　困勉尚是中人此則因哀公遜謝故復示以中

人以下大德之門中人以下即末節所謂愚柔也此說吾所創然新而不穩學莫先于立志知恥即立志之謂

第十節　治人句猶大學之論治國在道理上說下句猶大學之平天下在經制上說

第十一節　上文脩身脩道首言親親而及尊賢此先言尊賢者敷政之序也　注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按此賓客非朝聘之人　此九經之序也私箋云序不重按覲下節是逐層推開則此序字如何不重

第十二節脩身則道立　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道立也注不惑謂不疑于理按理即脩身事親之理要說得細

第十三節非禮不動　九經主于立政此只莊涖動禮之事

繼絕世至厚往而薄來　繼絕舉廢當請命于天子而行之治亂持危則脩方伯連率之職哀公所當自行也繼絕

則其國尚在但使之無君而有君其事較易故先言之亂則禍在一國之中易於整頓危則或將并于強大或地當水患非治亂可比先後次第皆非漫然者四者皆使諸侯得保其舊安其常而後徐講于邦交之典也　亂則君臣相獄父子相獄幾殄厥世矣危則侵削日滋息肩無所幾亡其國矣四項又相承也

第十五節　此節正是結束上文　豫者先知其理之實而素定之即下節明善之根

末節　所謂明者即後之至誠如神所謂強者即後之至誠無息須透入誠字方能挽歸所以行之者一來脉總注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讀以下十三章當以此言思之則于考諸三王而不謬等句無滯碍矣

二十一章　此明誠二字即從上章明善誠身來

二十二章　贊天地之化育則至命也吾之性本自化育
中來　注巨細精粗四字直從十二章語大語小發脈注
在二十七章洋洋乎二節尊德性一節　知無不明句頂
上察之處無不當句頂上由之
二十三章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已之性盡動變
化對人物之性盡　或曰變與化何別程子曰變如物方
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二十四章　理之先見處便是鬼神發見流行之實以實
心而知其實理故曰如神此神字非如曾人婁衆君子謀
於社之謂也　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
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
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
方所彼卽此也先卽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達乎神明
非特前知而已

二十五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書義淺說最清楚

首節　此節是從源頭上說下見人當立誠以盡行道之實誠者自成句雖天地萬物無所不該然不可說得泛了去須以人作主乃喝得下節誠之爲貴起大全所載俱是槩論道理若作文則當顧口氣血脉也　明道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四句中便包得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意第三節亦只須用此意一貫講去

末節　智即誠之明處　外內猶言已物　道理一有內外之殊豈能自然及物所以成不獨成惟其出於所性之固有也時措之宜正由明自然處而其用功在盡性者既得於已領一誠字便一以貫之

二十六章首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不可一息間斷君子誠之則自始至終更無間斷　舜五十而慕乃是誠於孝

第三第四節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于外者言之蓋就一身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井田學校禮樂文章塡實說殊覺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即其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安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爲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爲天子者說

第四節　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

言博厚乃先博厚于高明者蓋高以卑為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　載覆成合大小言之方與今夫天節相對此只是過化存神之意時文家用學校農桑等語與不見而章節背　須體味所以二字言其德可以載物覆物成物爾先生謂有是德則有是業雖未見之事功而規模亦已具矣

第七節　張長史云其為物不貳天地之性一於生物也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程子屢云天只是以生為道

第九節　昭昭之多是小者及其以下是大者注中十二章句乃實理血脉處非假以指點文法下章大小根源亦即在此兩層合來乃見不測非及其以下乃不測也　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是無窮廣厚之實不在生物內此天

地之所以爲體也故注中云以其全體而言　邵子觀物
外篇云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郭象莊
子注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此語殊
有名理何以能覆能載總此一誠故也　天地山水三層
逐層吐出下節又歛到天上　此節書顧麟士所論極清
楚見說約中可補先儒所未備　注由其不貳不息接此
句在及其二字上以致盛大四字是及其句
末節　上文極言生物之盛此節恐是天地生物而厚於
人天地生人而厚于聖人之意故下章即接云大哉聖人
之道然前人未有如此道者未敢遂自信也　在天爲命
在人爲性此節明至誠無息者以其盡性也盡性則全盡
天理無一點氣質用事故無二無雜成性存存而不已矣
　曰命曰德皆收在裏頭說　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
存乎誠

二十七章第二第三節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于物理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于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　徐增長文講優優大哉句云自其委曲善入而無微不至也似不可謂之大也然其纖悉必周而取之不盡也得不謂之大哉

第五節　注凝聚也成也接聚是立大本成是四面湊合得成即包下存心致知兩事

第六節　存心固是根本然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惟聖人本末一貫自聖人而下其致功皆是博文約禮從散殊處精察力行逐一實踐以復其性方始不是一個空殼子輔漢卿所錄優優大哉下一條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

事事若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皆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于本體上有虧欠處最屬此章要義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學問而成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即爲我德性中物矣未知未能則有藉于學問　廣大是宅心高明是立志溫故是涵養敦厚是持守

末節　朱子云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二十八章第二第三節　徐壇長文云議道自上必經緯人倫無所失而後節器用謹書契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于下必法度文章莫之悖而後重禮教敘彝倫則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按二節經文必非無故爲此錯綜

窺等到此可入義疏疑得之師門緒論也

第二節　注文書名按書名兼形聲言之管子君臣篇云兵戈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二十九章第三節　三王後聖以往與來對言天地鬼神以隱與顯對言下節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卽隱以該顯實總結此四句　建諸天地猶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質諸鬼神猶言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若云象其屈伸往來仍舊是建諸天地矣

第五節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當與見而民莫不敬一例動字且就動作威儀上說

三十章首節　注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按內外本末卽下大德小德

末節　川流卽是達道敎化卽是大本惟仲尼能致中和

故亦如天地之大也　安溪先生云小德川流已發之和也大德敦化未發之中也所謂一以貫之忠恕而已者也

三十一章　自溥博而淵泉自淵泉而時出所謂小德川流也四時萬物之並育並行也自時出而淵泉自淵泉而溥博所謂大德敦化也天之所以爲天也　此章從內說向外故曰是小德之川流

首節　有臨不必專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仁義禮智渾然全體者謂之大本下章立天下之大本是也時出而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則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也非川流而何　和以喜怒哀樂言而此云仁義禮智之德何也曰喜而中節則無喜也寬裕溫柔而已怒而中節云云　四德之先又有聰明睿知何也曰水於五行獨兩德焉朔易之位子半之時前乎此者以藏萬物之用後乎此者以開萬物之基

以故聖賢之言智者或後之或先之中庸此章則先之而又後之德可先而可後者道成始而成終也蓋聰明睿知者開先之哲所謂神以知來也所謂火日外光能散而施也文理密察者精義之極所謂知以藏往也所謂金水內光能翕而受也以是而終始乎四德孔子所以集大成而中於百步之外也易言元亨利貞於冬獨複其文曰貞固揚子言罔蒙直酋冥於水獨重其名罔冥其理皆由此爾

　生知之質是大底智主于合藏文理密察之智是從餘上又逐枝上生出主于分別

第二節　溥充積于中按充積者大德之所敦也此二章道理皆交感互發

第三節　見言行皆發也莫不敬信悅則中節而和之至也

末節　配天達天皆從前章譬如天地二節來　天大無

外而天下無性外之物至聖自明而誠爲能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廣大如天也血氣當闔合性字說

三十二章　此章從外說向內故曰是大德之敦化

首節　經綸出之時立本泉之淵知化溥博之原夫焉有倚中之極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五品之人倫乃其五性自然之用也不可誤看注中功用句爲體用意說向外去若以首句爲體中三句爲用至誠爲大德中三句爲化不惟立本知化二句更說不去兩章分屬之旨亦無歸宿矣　注以功用言者蓋經綸字知字皆就發用處見立本雖不可以發用言然便有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意思是亦發用也無倚者以其渾然自一誠流出不失其未發之中也肫肫三句正是未發氣象功用之本而無倚之實處

第二節　上六字是未發氣象　朱子云至聖一章說發

見處至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淵如天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眞箇是其天其淵按此非特如之而已方解得出

肫肫其仁只就至誠盡倫上見天下後世賴其分之合之非正意時文多倒說　脩道者有仁義禮知之四德而但曰其仁何也曰仁統乎四德也所謂脩道以仁是也前章旣以智始終四德而此又統以仁何也曰言明誠者智爲主所以目之曰至聖也言誠明者仁爲主所以目之曰至誠也然至聖之道則自溥博淵泉而出矣是卽至誠之淵淵浩浩者也至誠之德則以聰明聖知而知矣是卽至聖之聰明睿知者也夫然則誠明合矣中和一矣性命道教豈不同條共貫者哉

三十三章　尚絅一章自潛雖伏矣以下又自下學存養省察之事以推而極之聖人功化之盛其終乃明所性之

妙出於天命而無聲臭之可言一一與首章相應首節先以爲已知謹引其端總注云反求其本正首章總注中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意也陳定宇謂下文謹獨意已萌於此然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當留在下節不必無惡中正貼獨字此節只宜虛說知謹耳知微之顯與莫顯乎微不可滚作一事

首節　守谿文解溫而理理字云良知之別自天則之外明

知遠之近三句　遠之近盡物性始于盡人性盡人性始于盡已性也盡性又始于致曲也風之自化動變始于形著也微之顯惟有誠則漸而形著也　逐層收向裏

注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須看兩故字推其有惡著之心故收斂向裏外之亦無不闇也日章之本在內章字即誠之形著處惟其誠日積于內故內之英華不

可過於外也判然離而二之則非矣
第五節　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不作豈不顯也講
末節　朱子答陸子靜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三卷 論語上

長洲何焯屺瞻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首節 注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按效先覺自立志始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按明善是知復初是行 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施以親親爲大故爲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內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三章戒巧令義理自絲貫繩連

時復繹思至則說也 此一段是知

學者將以行之至立時習也 此二段是行

第二節 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按人性皆善故信從

私箋云到得說田地已是君子了按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蓋君子者成德之名成不獨成合內外之道也

第三節　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並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二字故云不愠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第二節　注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於仁否按此漢儒延篤仁孝前後之說

巧言令色章　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正二是提撕教人加之省察切己反求從言貌細微處實下手做工夫起不是汗漫觀人之法

吾日三省吾身章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曰得爲學之本傳習是業　人生日用要務如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往非切於身乃獨約衆三者不亦疎乎須認取省字蓋省察工夫必加意於易忽之處乃爲至精至密人生爲己謀無不盡爲己之私還謀亦無不盡至於泛泛悠悠之人則容有不忠者矣人於父兄之前不敢不以實君上之前不敢

不以實至于相狎相等之友則容有不信者矣人於苦心勞力所得未有不益求精熟者至於見成傳授出口入耳得之甚易視之無難則容有不習者矣於此日加省察乃不惟日用要務皆反身而誠且至精至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無所遺矣如此看三不字正極包括周備非疎漏也乃安溪先生看此章書之大意三者皆要從身学認取而用先生之說細細洗發

爲人謀而不忠乎　人字對下朋友言之

道千乘之國章　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即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膚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世得云以時只是重農故歸於務本而五者皆是論其所存正德間

文何如此分曉　東漢章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　註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按各有次第乃讀經之要法也

賢賢易色章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竭力句當如此二句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蓋能以盡倫爲本則雖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已用力雖說嘗學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　朱子答章甚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合之鄭文相所錄西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敬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

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此章之義乃脩纂大全者專取後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節變化氣質工夫殊少理會又豈程子所謂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之次第耶南軒曰學以重爲先嚴於外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乎是矣參觀此說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首節　此君子或指始學之士言　不是泛其後日不固也當下便如此故朱子云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學字內兼包致知　志向雖高知識雖斂亦不堅固

第三節　朱子云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按不待到他損我上細極　注友所以輔仁按將與講習也

第四節　注自治不勇按不是不改但不能如風雷之速

總注　游氏云云按以威重爲質小學也學以成之直貫下以忠信爲主存心也以勝己輔之致知也吝於改過無以入德力行也　游說將末句另提起說

禮之用章首節和爲貴　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人多認注中推原處爲正面

第二節　班固曰事舉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

總注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按中和相因未有不中而可以爲和者也

信近於義章恭近於禮　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食無求飽章　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貧而無諂章第二節　朱子答張敬夫云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

有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益
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
末節　注其所已言其所未言按兩言字與上句縈抱最
緊往來二字又無禪病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兩截各開說
爲政篇爲政以德章　此節卽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義
德字要在誠敬上說　注無爲而天下歸之按無爲二字
貼居其所說　北極非北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總注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云云
又以圓程子之說
子游問孝章　敬只在養內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
必字卽是敬卽是至處　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
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且褻下矣
子夏問孝章　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固

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　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注坦然由之而無疑按無疑二字與不違二字相應

溫故而知新章　知新當從大本大原中出不是逐節去學來底

由誨女知之乎章　能勿以所不知自欺自必求至於知而不能已焉

知之爲知之　私箋云本來眞知按此隆慶戊辰後杜撰邪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孝慈則忠　此孝字兼愼終追遠而言

或謂孔子曰章第二節　注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按乃姑也不要說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首節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注中事字極分曉

第二節　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汙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注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按不必說到此

非其鬼而祭之章　私箋云諂與無勇乃即其事而斷之之詞非推原也

八佾篇孔子謂季氏章　私箋云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庭按廟庭本馬季長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小序云雍禘太祖也以問禘章注語

反看則穆穆之義方見亦非天子無此容與乎尋常之優閒氣見矣　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三節　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按質朴了便可反本孔子從先進亦此意　程子近於本之說最精

夷狄之有君章　升說不得程子之意惟大夫僭亂皆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巧笑倩兮章第二節　此句正解素以爲絢注中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乃申上節以素絢句繼倩盼之意也詩文讀注不明并上節注中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句遂云子夏言詩而夫子忽道之繪事直以繆解便其油腔耳

第三節禮後乎　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由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脈亦貫注泛講道理

便佐語氣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道問學之事忠信爲質則尊德性以立其大本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得杞宋之文獻爲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爲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

攷二說略爲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卽位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葉說及兩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注先王報本二句一層非仁敬三句二層而不王不禘二句三層　真西山云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所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也　參觀張子西銘則治天下不難之義自見

祭如在章　注祭神祭外神也按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王孫賈問曰章第二節　一思量到媚便是逆理便是得

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吾從不過詠嘆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入手即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擅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講第三句從日用躬行上體貼方是實事亦不可槩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章　儀文度數聖人豈是不知其名其每事問者亦隨事討論一番使大家可以感格神明耳聖人謙退只似不知而問不露講求之迹故或人疑之耳

是禮也　是字要實貼每事問敬謹之至乃注中推其意惟每事問所以爲敬謹之至若說成敬謹處即禮便與或人之疑不相對

射不主皮章　貫革之射息謂軍皆入東西學耳非先王直廢武射也　古道二字空描不得復尙貫革題中所無添出不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春秋正義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又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注請而行之按行之二字包視朔在內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按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第二節　上節注云猶供此羊則禮未廢也但弗躬弗親名存實亡耳此節注中然禮雖廢廢字乃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不可作人見爲羊吾見爲禮等囈語　六年書閏

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則但怠於臨朝不聽治此月之政及其末失則有司僅供其羊而君并不自請於廟但謂之餼羊明不親殺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子貢欲去之注中禮廢句有兩層意

總注　楊氏云云按稟命於君親此句是頭因而視朔是尾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大小皆禮常變皆忠　人臣不合而去亦是冀君之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首節　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　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中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二第三節　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曾謹小愼微使不知不覺流入於侈僭後生斂兩

節中事都似他極意要如此這便是三家了此亂臣賊子
何止器小哉　或人但駭仲之何以爲小故疑而問若何
者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第三節　或人當周末文勝故疑不儉爲知禮　小而又
不儉故疑是拘於禮節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是正樂之本能備此則無殘缺
失次矣以成內須透出此旨
總注　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
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
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
內方可用繹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文輒入
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只論音聲也
儀封人請見曰章　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
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辭以代

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

子謂韶章　揖讓征誅何妨說出題中有兩謂字本合斷做不必順行口氣也私箋謂宜空說者非也

居上不寬章　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里仁篇　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人之事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棄於不仁也

富與貴章　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仁也

第二節　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末節　世得云造次二句亦如孟子殀壽不貳之意　青湖云造次難在始顛沛難在終　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閑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總注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按此蓋云其於仁如此而又何不處不去之難與有耳通章皆言爲仁不重富貴貧賤不可粘煞首節講

吾未見好仁者章首節　注此皆成德之事按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啟手足處故爲成德之事本論類

第二節　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按力是氣能用是志講章多不分明

第三節　注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覆屬望處自說得有味

人之過也章　苟志於仁則無惡矣功夫未密過不能無
然觀過可以知仁終無流于不仁者也　各於其黨謂爲
學未至於純則或偏于剛或偏于柔時而爲氣質所使
末句但云觀其存心之厚薄則于仁之離合可知矣便不
於題面外添出不仁二字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
虛生也　知之眞便信之篤行之力守之固如此則生不
虛生亦死不徒死

士志於道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
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肯外慕　道志字只是畧知嚮慕之
意與述而篇不同道字寛朱子以爲有志爲學便是

放於利而行章　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
粗看　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

怨者兩起己亦歸於蹈害矣　南軒云損以遠害益以興
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懲
忿窒慾是也利於己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如遠佞
人之遠興如興於詩之興先生云損身之過則物害亦遠
益己之善則世利可興更看得圓足持此以觀亦可以得
遠怨之道矣　不必為害人之事但處處要占便宜則人
自有受其害者高蘇生文體貼注中欲字必字最好　注
欲利於己二句只是不恕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章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不患無位章　卻須在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二句蓋此
是反己自修之事愈鞭辟向裏故第二層收緊一步說

參乎章　曾子一日三省其為學主於誠身誠者聖人之
本也故下學之功既至而上達者已不外此一聞夫子呼
而告之卽反求以得衆理所自來矣然當夫子之卒其年

才二十有九後此尚有完養吾一以幾於熟而化者觀其戰戰兢兢之言正中庸戒愼恐懼孟子存心養性實功蓋死而後已焉今人徒見此章已得其傳而不知其求進於聖人天道之極者方未止也　注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按曾子只知逐事皆要實心做出夫子便與直捷總說萬事皆從此出

第二節　注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按竭盡無餘當照眞積力久說謂即這箇忠恕做到到家處便是　如心爲恕按推已者人道如心者天道

總注　忠者天道道當作理以程子遺書改正安溪先生云天道不如天理之確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云云按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已下工夫故渙然便得其本耳後人看做

通身汗下一悟白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父母在章 第三句但言遊而不言遠恐傷父母之心也
只離膝下便是遠何必他邦異域 注去親遠數句都在
人子心上講出不字 亦恐親之念我不忘倒補在上極
有意親之念子固情理所必然爲子者必當先意承志若
待其若此而後輟行則不可以爲子矣
父母之年章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 本朱子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之不出安得有躬之不逮恥字原
是虛景比喻恐有闕更活只可於也字推原指點寓瀟刻
於活潑之中一著實講相去萬里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儉約意亦當帶說欲敗度之與縱
敗禮其失維均故注中非止二字亦自斟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此章言行各開說非相顧
之謂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不可說僻恥

其言而過其行　胡氏說甚精
德不孤必有隣章　泛論事之理德字只作好事看
事君數章　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際須
說得細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注是以求榮而反辱二句
按求榮求親謂使君與友過而能改則臣主俱榮且可取
善輔仁之意但不學無術便反致疏辱不可說得汙下如
凌茗柯朋友數二句文也
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章首節　可妻也三字盡斷下特
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若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
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第二節　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
子謂子賤章　朱子云此君子亦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
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

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賜也何如章　亭林云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殷曰瑚也此仍古注之誤　盛黍稷之器則雖未至于成德而亦有馨香之德足以感神明也須兼發此意不可但說三代法物玉之所以美者亦以其德也　注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按此句與上以君子許子賤照應

或曰雍也章第二節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即同爲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全體不息之謂仁心德畧有一毫欠缺便未全即全矣而此心畧有一息間斷便非不息故曰不知其仁

子使漆雕開仕章　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保得過四字最妙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如被虎傷者談虎而色變豈非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謂求爲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信字不獨在知上說蓋明德工夫已該格致誠正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按參也以魯得之點也能見大意而不能實實下手做工夫故一貫之傳不傳其父而傳其子顏淵深潛純粹心解力行兼到可惜早夭而未達一間漆雕開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不以小成自安故爲篤志然未能見得透徹故一貫之傳到底未得亞於顏子者其子路乎天資高朗毫無渣滓若達却爲國以禮道理便是堯舜氣象乃粗處未能克去卒以行行死故夫子於其死亦曰天棄予聖門高第弟子在此五人而優劣判焉故吾道獨歸曾氏

注此聖人所不能知二句　惟他人所不及知故開曰吾其材可以仕　聖人元非訣使

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只在一喜字上便覺意思過當了

女與回也孰愈章第二節賜也何敢望回　望字便見得大相懸絶巳含下知十知二

吾未見剛者章　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忽然喪之也以孟子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觀物篇補注曰內剛則無慾此語甚好　夫子忽然發嘆正是激人立志注中有志無志二句極當翫味　程子云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此言與悻悻自好正相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程子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巳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安溪先生謂此說比注優蓋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强　總注無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常不是禁止之辭

子路有聞章　徒聞而不行則爲口耳之學而無以實有諸己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爲升堂之選歟

子謂子產章　或問云四者亦有相因之序按此說可資科舉之學

令尹子文章　子張稱子文在三字必字上稱文子在又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　未知焉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箇仁來也

第二節　十乘是世守食邑所出不可看得輕小所之之邦皆有高任重祿足以係縻不難留於其舊而文子志在潔身去亂不俟終日泊然無所動于中方與下仁字清字有關涉

總注　文子之仕齊云云按只當責其不數歲而復反正君討賊非其任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注引使晉之事只以證三思非

舉此以譏其失

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晉怒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酖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梗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濟君於難立論則曹之侯獳得而及之矣

子在陳曰章　惟狂故簡或云其一種高曠絶俗之致便是成章處非也勇成箇勇藝成箇藝不是高曠絶俗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按有私意便不能不念舊惡惟都是義理則可惡在彼吾無與焉惡既舊則吾惡之之念亦與之俱化矣　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表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說和者之介正同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伊川數條至矣盡矣而李守約所錄朱子語云二子之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言之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爲者也合之其家處謙所錄一條以看程子所謂未免於有意如天地之化工者覺意味親切

第二節　尤重在敝之二字上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孺墜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同爲客　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靑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今人往往粗看子路先儒講爲國以禮云若達却便是堯舜氣

象可見子路胸次開朗豪無渣滓故曰亞於顔子者子路也

第四節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方能因物付物不可只有下半截上面大德敦化下面小德川流也總注中如天地三字畧一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節是其義疏

總注　然未免出于有意也按小大在此分　二子用力者也夫子自然者也

十室之邑章　忠信二字口氣中要說得活相只如天資篤實不汩於習染流于浮僞可以爲向道入德之基注中如聖人三字不可太執着

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章第二節

第三節　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畧居簡是簡靜　簡字只就不煩說

末節　因上有不亦可乎之辨故注曰未喻

總注　程子云云按東陽許氏曰有主以理言無物以欲

言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己不貳處由他克己

總注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至便更不萌作按不貳過韓子說自好程子所謂微有差失者與韓意同看來朱子力闢不貳之言行之說與易不遠復意思稍濶遠今須兼兩家之意謂非但言行之過不貳卽一意始萌亦不貳之於言行如此則顏子初時下手後來成就地位皆能包括矣

子華使於齊章首節　私箋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爲徇人矣按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第三節　以九百爲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第四節　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

總注　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按二句得聖人氣象　思辭其多按辭多故有鄰里鄉黨一語當體會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按結以用財之語可見通章眼目止論當與不當與

伯牛有疾章　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　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史記載孔子答子貢貧富之問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樂道之說自是穩當　注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云云按所樂者豈有外於是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總注愚謂云云按苟字邪字貼附徑賤字媚字貼非公事至朱子無一閑字如此

孟之反不伐章　策馬句注中鞭字當活看抽矢於弸則猶殿後之脩策馬者急欲自掩耳

誰能出不由戶章　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

質勝文則野章　鶴灘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妥　須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彬彬也觀注復存楊氏之說於圈外可以得朱子之意矣

樊遲問知章敬鬼神而遠之　卜筮稽疑亦算鬼神事程朱語錄非一條不可專指祀典就祀典論若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先難而後獲二句　先難者克己也程子亦統言其無私之意若以克己實疏所難則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遽躐等而希顏子之乾道哉例以先事後得只當就處心積慮上發明仁者循天理之自然無計功謀利之私意　就凡

事泛說　注民亦人也按此恐人誤以此爲有位之事耳

知者樂水章　此章須看六箇者字

齊一變章　此章只指國俗說向謂變齊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尚濶於情事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注而憂爲仁之陷害按陷元板作蹈字極善

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不過入門之規模顏子則由於規模而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則懸絕郎如博學於文有身通六藝之文多學而識之文聞一知十之文　約漢人讀曰要

如有博施於民章　分三段看

述而竊德之不修章　第一句是涵養第二句是致知第三第四句是力行但分遷善改過所以聖人說有四項漸安一條畧得大意

志於道章首節　注而心必之焉按之字內包用力不是
空空志
第三節　注則存養之熟按游藝亦是熟之事末句當幫
貼在依仁中說內既常存外亦無所放也
末節　藝從小時已學到此只是涵養
子謂顏淵曰章二節　注自負其勇按此句說得太粗子
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証更求進步耳
第三節　安溪先生云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
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
也郤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卿
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也章　總注楊氏在天之說蓋以命言不如古
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
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獨以義言為當疏引秋官條

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靖以義言爲勝不知何以却取楊氏也　義命二者不相爲表裏孔子亦曰有命賤職雖士字較有下落然亦是國家所設之官與從吾好語氣亦不合　此聖人舉下之言從所好句尚未須論到極精微處

子在齊聞韶章　不圖一嘆全從學之三月內生來　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按盡善盡美便是至字下面更着不得不意一轉矣　安溪先生云只將注語畧一挪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題面亦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者并無罅漏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第二節　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或問中甚明陳文子注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强終有悔

心此則謂其賢知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
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注夷齊扣馬而諫按扣馬牽馬也
　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按不可誤看此二句此段并不
爲衛君一直說下故也
飯疏食飲水章　樂字當貼知命不憂之意說聖人盡性
至命者也義命是對待字方與下截相關
加我數年章　不可以易而學意不重易道固無窮無過
亦不易言也到不踰矩方是無過　看繫辭中獨許顏子
之不遠復以爲庶幾便知學易須膠粘無過說來上二句
不可落空　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矣無大過方貼合
注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
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
者善補過者也悔則過能改而至于吉吝則過不改而至
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

意也

子所雅言章　謂之曰雅言則自言教人及辨析經意皆是　不可只指教人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第二節　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接未得之上補出立志來二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章　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程子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觀此及注意則下三句乃爲未知其道而欲求知者言之特愈於不知而作故曰次此節分兩層看實知其理四字即指上二句夫子身上事說　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爲妄作矣須補此意末句次字方有下落

仁遠乎哉章　乎哉是喚醒非反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末節　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題須郎粘在巫馬期以告上翻落使首句都有情文勢亦緊死著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礙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比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上蒙引補自停其歌四字細甚　注聖人氣象從容四句皆包兩層說世幽謂上二句是聖人盛德之至下二句是動容周旋中禮世得則欲以誠意懇至句爲主而以從容包謙遜意審密包不掩人善意

奢則不孫章　失中意不必攸不遜則無中之可論矣此節只要痛講奢之害大不可贅加儉之害小一層

君子坦蕩蕩章　循理則爲其所當爲非有爲而爲無往而不得其自然何所不寬平舒泰乎故范楊之言居侯上蔡之言不憂不懼朱子以爲不出程子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于一事也南軒之言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大畧與范楊同纂修大全者復取而附益之坐無識耳

泰伯篇泰伯章　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倂局勢看則尚濶於事情也　後人拘泥天下二字偏主讓商往往至說不去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

便自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或問中只指讓國於
父子兄弟之間泯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南
軒解天下二字巧而不穩辨疑中取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第三節　許魯齋云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
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爲仁之目
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
成敗無非在于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
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遠暴慢主敬是
大本近信則有其質遠鄙倍則有其文　循物無違謂信
顏色取接物故曰近信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不校是容而消之　說吾友嘗從事
便是欲追踪顏子不徒泛敘往事　非徒希顏正欲如顏
子之希聖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來益復堅定完固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爲君子更無可疑矣方是下章一毅字層次洗發則設爲問答口氣亦到

興於詩章首節　立志致知之助

第二節　居敬力行之助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助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使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爲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智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使知之意乃深於使之知者也若泛講深微難知便不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

爲不厭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驕吝則無補於世而才爲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己而才爲身心之贅餘餘字要洗發

篤信好學章第二節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注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按中庸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惟其慎於始故能保其終

第三節　上言天下則是無邦也曰隱則是遯世也比之不入不居尚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雖將隱而託跡是邦勢亦未能即去如柳下惠三黜之後而居魯孔子當靈公出公之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則進退自如足以歸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是陪說聖賢言語周徧　此章發端即說到守死自是爲身際季世者立之準繩權衡而子路死於衛不爲聖人所予者於好學善道蓋猶未也不然食孔悝之祿死孔悝之難亦何

過之有　私箋云此只發明上節見隱意按若只明上節
不變文曰邦矣

狂而不直章　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
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學如不及章　無兩層亦無兩候只是汲汲用功之中常
常如此提醒注中一警字最有味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　此節要照卒章
楊氏之說兩路俱到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只有性可與天準則天者盡性之
極也　獨稱堯之為大蓋兼聖德與歷數言之邵伯溫述
康節之意所為極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
乎此者有所不及也惟天為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
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誤載饒氏語折以朱子手
定之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為得之精義載范太史云孔

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堯亦如之矣尹和靖云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尹氏說今採入集註試參之中庸無爲而成上二節同體同用之說必兼神化言之方合朱子本意注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　一篇堯典皆其君德之大也自以親九族而下譬之四時行百物生此則爲可見者耳德字貼爲君上說則兼體用非僅得於己之謂也豈可將德業看成兩截乎下節人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語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則失朱子言堯之德不可以名其可見者此耳句本意矣巍乎煥乎經文同是贊嘆不盡之詞明道先生云文章成

功有成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即是聖
也從此體味則成功文章仍爲無能名何疑
總注 所可名者按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第三節 唐虞之際二句若云
本爲周而援及唐虞則上文何以並舉立案解注者必以
經文爲本也觀大全中所採陳定宇語云此言人才難得
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
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
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絕無欹樞側
枕之說必須如此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曰氣爲
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捩地始八面俱到自蒙引於此節
之首冠以孔子之言蓋主周言嘉靖初存疑繼出又謂夫
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
之曰於斯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

終未明白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則尤以文害辭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之果如次崖輩之云否也　只就上文所記相較亦何必以周倒入而注中先從周室人才之多起義者爲才難直貫下文二句也後人乃謂唐虞爲賓周爲主二句轉爲周之盛而發則不善讀注而非夫子上下古今之意矣　注才者德之用也按難字從德之用看出與知能技藝之才不同　注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按夏雖禪授而所存者僅前代之餘才商非纔治而篤生者惟伊朱之二佐不能及不可一樣說

末節　私箋云三分有二只是以人心計之大槩三分人心已有二歸文王矣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青兗豫近之只說人心則以字無着落

禹吾無間然矣章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此溝洫二字

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密注備旱潦者也按旱無可爲者備澇而已朱子生長東南未知北地不可槩用翻水車也　或豐或儉世得欲以無小無大易之較爲㮣括　各適其宜各字是各自無間不用看煞而字合說

總注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按不與在心上說是無間之根

子罕篇達巷黨人章　無所成名言其大而不可以一事名也注中惜字當滭之私箋難名之說是末節注中譽字與此惜字自相矛盾

麻冕章首節　純變了禮　儉是由煩難而趨簡約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第二節　固天縱之四字須一頓聖

是夫子所不居然殆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安溪先生謂講聖字斷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界際分明按此四字在性分上說今人用聰明睿知等語便是中庸小德川流之事攙過多能界分矣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五字即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說本朱子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不至章　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

總注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顏淵喟然嘆曰章首節　或問此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眞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　世得云無窮盡在知一邊說無方體在行一邊說

節二節　語類循循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第博文亦自有次第約禮中亦自有次第有箇淺深次第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可從而審其歸之理

第三節　顏曾資稟不齊成功一也卓爾當以一貫參觀　注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按顏子亦向下學處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得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行只是這大本中出耳　從之便是達天德事　注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按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總注　而歸功於聖人也按或問曰歸功一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於聖人耳

吾自衛反魯章　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

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云云固當即指得所爲正樂事也

只主區分雅頌方使題中各字有着落不可以南與風混攙侈其煩富　得所兼篇章及用之燕饗祭祀言之

子在川上曰章　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體也莫如川流一事也時時省察慎獨也無毫髮之間斷純亦不已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此章不必依史記講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不惰只在力行上見顏子比子路尤行得盡

苗而不秀者章　爲自恃苗無不秀秀無不實者警

後生可畏章　上二句勉之下二句警之

法語之言章　繹須說到悔悟上

三軍可奪帥也章　以帥將兵其勇在他人以志帥氣其持守在自已奪不但外來境遇凡一身中嗜欲皆是　匹

夫非常人對上三軍看猶云一人也志泛說

衣敝緼袍章第二節　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

第三節　子路心中但能無累未曾有主求進於道者存心養性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何有於不恥哉

歲寒章　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與常人無異唯至歲寒而其節益貞耳不重在旁觀者說　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

知者不惑章　程子謂仁者不憂三句是德之序此是學之序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不蔽於欲則自反而縮

可與共學章　為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義理在共學時便已見得大意只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精仁熟地位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

尙不識輕重恐聖賢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已亥夏以可與立二句題課徒漫紀於此惜乎師友凋謝無從質正也

注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按正蒙樂器篇權過中而合義者也

鄉黨篇孔子於鄉黨章首節　此節兼言貌之不同恂恂者信實之貌朱子謂亦有上蔡所解溫恭之意乃通指與鄉黨之人周旋容貌似不能言是於貌中兼及其言下唯謹爾是於言中兼及其貌

入公門章首節　公門是最外庫門

第二節　禮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中一本作闔門左扉　入自左扉出自右扉皆由闑右而不敢當中也　注禮士大夫出入君門按士大夫當作大夫士此曲禮之文也

第三節　位在庫門之內外朝也　內朝是治朝非路寢之燕朝　此外朝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

第四節　堂在雉門之內堂高七尺階有七等　堂是治朝鄭氏玉藻注所謂路寢門外之正朝　注兩手摳衣按衣謂裳　近至尊按此則已至堂上也　氣容肅也按言氣包色在內

第五節　路寢是燕朝在路門之內　臣常朝而出君乃退適路寢聽政　復位中庭之位　注舒氣解顏按舒氣二字帶上屏氣來

執圭章首節　李云聘問所執非命圭朱子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遑耳　瑑圭璋八寸聘璧琮八寸享以覜聘見考工記玉人之事條注瑑文飾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鞠躬入門時上

揖下授升堂時足縮縮如有循將授時　按入門不敢趨
進升堂不得攝齊汪說極與聘禮合執圭唯在此入廟門
升堂時也聘禮後亦有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二語
注云復記執玉異說蓋上文已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謂審行步與此異也　曲
禮執天子之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于心　注手與心
齊按升堂讓注云讓舉手平衡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按
鄭注戰色敬也視今義長
第二節　注發氣滿容按亭林曰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
漢人避惠帝諱盈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首節　注飾領緣也按舉領以包袖
袪
第三節　褻服當黑色

第四節　李云俗分朝聘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耳蓋此節眼目在裘字不在衣字故注云衣以裼裘又云注言裼以包襲耳　裼與襲即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于外則謂之襲禮注以覆蓋裼衣之美爲充美此恐有微誤蓋襲者藏也非重也　表裘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褻裘不裼　蜡祭亦用皮弁素服息民則黃衣耳

第五節　褻裘褻字對上朝聘祭而言

第六節　長李讀本音

第七節　居謂褻裘

第八節　舉佩以包帶

第九節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男子則深衣亦必具衣裳之象也　注裳用當作用裳至此爲讀見朱子文集中答歐陽希遜書

齊必有明衣布章齊必變食　私箋云潔其口按不但潔其口而兼欲充其氣如玉藻所謂朔食加于日食一等是也

食不厭精章首節　注牛羊與魚之腥按牛羊與魚當作牛與羊魚此少儀之文也　腥是生肉　聶而切之爲膾按禮記注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疏云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　膾麤則食之不化矣此固必欲如是者也　不厭是言其工夫節度不可苟簡不在聖人心上說注中下一句乃補此非爲口腹而欲如是當善會

第三節　割不正疏說兼取邪疏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之意極是

第八節　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爲一節者安溪先生文與上扇對　祭之明日尙有繹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

無暇致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昆弟與煇包翟闇同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亦敗矣不宿肉亦兼爲巳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比君所賜可少緩當以是會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食矣似欠體貼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更考之

鄉人飲酒章第二節　郊特牲篇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中後一說正非無稽

問人於他邦章　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禮　人字不可放過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而槩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

君賜食章首節　注故不以薦句則餘當以頒賜矣句私箋旁批並云不重接也須照管到此節注精密極矣原本孔解邢疏而正席則采范太史義下二段則采楊文靖公

義逐字有發明

第二節　周禮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一段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爲君所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先飯者蓋以臣之待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也

第三節　古人之堂東向北墻南牖病者本寢北墻下君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面視已則人臣雖病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四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朋友死無所歸章首節　注中當補云朋友以義合本不當殯之於家若其死無所歸而委之道路則義有不足不

得不殯意乃完脩
第二節　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
理如此不是空空形容
寢不尸章第三節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按圖地圖籍
名籍
第五節　左傳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疏云風不以理
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
色斯舉矣章末節　注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嶺爲梁
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　共向也　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
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
一節注中仍謂色斯舉矣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
翔集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
陳定宇近所用也三嗅而作定宇猶主不食之說既過拱

執亦不得語於見幾矣若取注中晁氏一條則可仍歸予
遠舉之意

四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長洲何焯屺瞻

先進篇先進於禮樂章　謂孔子患時文之弊而欲救之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或問謂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故集注採尹氏所述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今反謂之字以明周末文勝故持論倒置此重中之說也然朱子作家禮序云畧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條持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第一節　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江陵程文所主

自得之但須云救之以質乃就於中方圓脩　禮之本只是教以人倫樂之本只是養其德性　注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按朱子謂同時考禮者下稍溺于器數一齊多昏倒了亦所謂不自知也

第二節　朱子嘗云古禮於今實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頓一番令人甦醒必不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此節能透出甦醒二字精神來則大佳矣且如此則於不自知三字亦照應得有意味　朱子又云若聖賢有作必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二節　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

總注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子貢晚而聞一貫之傳有不止於善爲說詞者蓋進德有不可限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第二節　注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按
聖人氣象方說得到
柴也愚章　愚曾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染
總注　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總注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按
補足此句方見庶幾下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六節　注衆覡曰同按
周禮殷覜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第七節鏗爾　集解於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
疏云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詞
暮春者七句　曾晳進取須於言外得之王文恪作此段
題只淡寫直留在大結發見斟酌至當不然其言不讓殆
有甚於率爾者矣　注曾點之學四句推其根動靜之際
六句本文而其胸次悠然以下言外之意分三層看

第八節　曾點是其中有疑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喜見許真以夫子爲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間也正狂者進取不肯倒却一邊處未可以他日行不掩言便疑其爽然不屑一往放曠爲樂也

末節　私箋云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宫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按附庸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顏淵篇顏淵問仁章首節　唯復禮爲克己之盡但言克己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強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呂與叔克己銘他日作詩又云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則禮之未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己哉禮字最喫緊　注己謂身之私

欲也按身字緊要空說私欲不得下文視聽言動爲身之
用則其目也讀或問自明伊川嘗云大抵人有身便有自
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或問以理易禮則無可持循之
實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爲操存持守之
地者審矣　注謝氏云云或疑顏子具體聖人不宜有性
偏難克處然觀其自言願無伐善無施勞則亦必曾有伐
施之病是亦偏處也但不可說得太重耳
總注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是自愼獨而精
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并無三月之違矣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
無不敬所爲涵養工夫也但學者却須從出門使民時着
力方有實地據爲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　兩

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爲敬之至若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耶

司馬牛憂曰章　總注意圓而語滯者也按此謂其有無差等之弊

子張問明章　易云誣善者其辭游蓋謂誣善必浮游其辭使事雖無據而可疑聞之者以爲發于無心而不覺正浸潤之類也　不行焉又須將二者互說方透或問甚明注毀人者漸漬而不驟至而發之暴矣　句句對勘互形事變無窮已約畧可見矣　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大全輔饒之說皆可觀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按惟二者相反故尤難察

子貢問政章首節　兵食而信之說本之大全中所採語錄然非朱子最後定本必如本注中補足教化方有在上者信孚於民根本豈得謂止須足食足兵民信盡此哉至

教民以信雖不可一日緩若不待既足之後而總注復分出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則施爲固自有序大全所採黄直卿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至此而後方施信于民之語亦不必據以獻疑直卿自云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答復告以義理之重輕也既有先後即當如注中以人情而言之解矣

第二節　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名募始於桓文之說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召募當孔子之時各井田邱甸之民豈别有可去之兵在哉下兩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乎下去食之令死句下矣　兩不得已而去猶云二者不可得兼也聖賢要是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到底不可作去之所以足之一切兒戲之譚

末節　去食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乃究極其理而言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將易子析骸納入去字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首節　哀公發問之意本爲年飢之時徵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爲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中不必即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爲也

第二節　此盡字與孟子則盡反其本矣口氣同是爲他徹底打筭盡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爲害本計但講徹法不做盡字便非

注中通字要透末節全脉在此

末節　財聚則民散君不務行徹以聚民而沾沾然曰吾

猶不足亦思百姓足則孰與不足者百姓不足則孰與足
者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首節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
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首節　注忠信明決按四字皆重在
上一箇字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節無訟重在教化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私箋云但言感應
之機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也
子張問士章第五節　卽察言觀色處便慮以下人若非
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又是徇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舉直錯枉智也然所以不容已
於舉錯其源則自愛來精義中載楊中立引孟子語解富
哉句極分曉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爲務蓋當務爲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皐陶伊尹爲先務然則問智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智之務兼舉矣合之語類沈杜仲所錄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此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裡面包得智智裡面包得仁潘子善所錄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智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二條皆是正爲愛他不得不用分別也

第三節　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別必慎擇以風示之使其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所不周耳上句固智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裡面有智也能使句則朱子所謂智裡面有仁也若以下文只言問智於夫

子曰中上句亦突然從知說起便失來脈下句又如何突然轉到仁字相爲用耶

子貢問友章　善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即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　講學取善皆以我爲主

子路篇子路問政章首節　注中兩凡字便含得終身爲之不盡意

第二節　無倦是詞其請非詘之也蓋禁止辭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第二節　作文當如謝氏之說寬說道理漸虛虛歸到綱常上看子貢猶不斥衛君而問夷齊豈聖人詞氣而顧昧于不非大夫之義乎注中是時云云前輩必但入大結也

第四節　鄙俗則所見限於淺近素無以與乎極本窮源之慮也輕章是帶說

第六節　禮樂只是事之理不興興字亦與崩壞殊

總注　而子路終不喻也云云按子路不去雖乖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於孔氏則亦聞悝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死悝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其身正章　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　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子適衛章　總注明帝尊師重傅云云按京江文教先公族而後庶民只說得明帝事

善人為邦百年章　私箋云為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治天下未有在為邦之外者　私箋云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非嚴猛不可以更化者故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卽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之意何嘗微寓不足耶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一人事

如有王者章　班固曰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此得如有二字語意程子謂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私箋云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民說

葉公語孔子曰章第二節　何故要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庚辰八月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相與剖析及此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方外也執事敬直內也
總注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按道理盡於敬與誠矣
君子和而不同章　當論其心之無所乖和字非止溫乎
其容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而可以即戎具在周官小司徒
之所掌七年則大比者再矣
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第二節　此章當取雍也篇
或問程韓之論不貳過參看又必歸重在以復乎禮上斯
暢其旨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亦是制私也憲之
病在不能拔本塞源徒爭末流耳制字貶剝不得注語須
從有是四者一氣讀下荆川文掃制私二字便謬以千里
爲難是因錯用工夫非僅許爲勉仁也以安勉爲言尤失
分刋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

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身著然義理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　此程允夫問語首二句朱子畧改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蔡氏曰玩語氣似爲易言仁者而發

爲命章　爲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蓋是國家一大事又要存得禮讓誠愨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闌入喧客奪主反狹了題理

或問子產章第二節　彼讀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廣韵在五寘中　注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末節　注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拒敵也言其富無敵見

仲尼篇

貧而無怨難章　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難

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復常情矣　有粗亦有細到夷齊方是貧而無怨之極處怨有怨嘆有怨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而終焉於義理毫無可悔處亦只是無怨也但此意當留在後半推進說耳

子路問成人章首節　文之以禮樂句是涵養以至於成德之事不可作變化氣質看　變化在前涵養在後兩意俱有程子云英氣最害事無偏倚駁雜只是運那一點英氣也融釋了此雖非聖人亦顏曾之徒也　注中窮理養心力行泛應八字於爲學次序極好

第二節　注中忠信之實四字亦不可看得太粗

總注　胡氏云云按紹聞編云下節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注衛大夫公孫枝也按王厚齋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曰字不是他人卽指武仲自已臧頭露尾耳次崖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爲他解釋非也表記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與叔引此章以爲並得於孔子然言各有當經文無人字不必强加　注楊氏云云按旣以防則迹亦露矣故程子於中說心迹之判久矣不以爲是　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按何休注公羊晉趙鞅歸于晉傳云君子誅意不誅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先言晉文者甚文故不得不予桓也桓雖假抑猶愈乎文之譎云爾予之抑傷之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第二節　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幾其仁也誰如之訓當斟酌　注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攷此謂全體之仁　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

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伯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關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注程子云云按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故孔子不以是深責管仲也若召忽之死雖不可謂之非然亦不過小諒而已如匹夫以意氣然諾相死當其奉公子糾來爭之時未嘗有荀息仇牧之責任春秋之時與亡人求入而死者多矣則未知爲亂賊之黨歟否歟又惡得而深予之　此段本安溪先生之意言之　未嘗受命於先君則兄弟均之非嫡嗣桓公雖兄亦不得名其爲賊也

從前輔糾爭國仲之失也却不可責以糾死亦隨而死

古注王子邕云管仲名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

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按此說精當緻密

其言之不怍章　私箋云則字卽就言之之不怍時說非待其爲而後見其難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厚齋云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托之空言

總注　程子云云當參觀或問朱子所推本末尤爲精盡以魯之半加齊之半是釋哀公魯爲齊弱久矣之疑非先力而後義也

不逆詐章　私箋云三句一氣不斷接不妨斷　注言雖不逆不億接全要體會雖字得力抑亦語脈方醒楊氏說只末二句好若說君子一於誠則不逆億便自然能先覺了

或曰以德報怨章第三節　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

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竟將以直筭做報怨之法便糊塗總注中怨有不讎四字要看得圓蓋因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不皆在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題中報字

莫我知也夫章末節　爲學一凌躐便易怨天一輕浮便易尤人注中不得不合皆要在做工夫上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第二節　私箋云兩將字正在未興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爲人可與得力時節也　朱子云這是未定之詞

賢者辟世章　次第以時地區分辟色則嘗居是邦辟言則嘗仕其國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亦辟言之一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豈不懸絕　注中胡氏譏字須活看晨門尚從吏隱與下章荷蕢不同只他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先儒因下文子路

無酬答之語故謂其似譏然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亦豈謂其有所譏耶

子擊磬於衛章末節　注且言人之出處二句按此指淺深二句

子路問君子章　安溪先生評貞父修己以敬文云修己非無事者自一言一行至于應事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爲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修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少人識取　私箋云安即敬之極處

總注　此體信達順之道按體信達順出禮運

原壤夷俟章　注以其自幼至老按宋本老作長此解上二句也

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注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須補到存養安溪先生於長

史文後頗引其端然說得不斬截　天下之理千變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思朱子語錄及北溪字義中發明謝氏說精矣此蓋進子貢以涵養德性之要

第一節　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按本者誠而明也　以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第二節　注蓋其積學功至按積學致知也功至知至也

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者猶言行其所無事也注中下二層意本揚子法言非正解

直哉史魚章第一節　注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按厚齋云甯殖當爲甯喜

顏淵問爲邦章首節　封建不廢治天下即在爲邦內謙詞二字似稍濶遠

第五節　必言舞者舞所以象成功此章是論爲邦如舜

之九成爲邦功業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羣在内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斥爲竊位紙上都是霜氣者與二字豈復尚留不盡或以此二字都帶委婉則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謂聖人出語渾融不爲已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人私家翼翦之類羅織沒左證疑獄耳豈蔽賢應得之辜可爲末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一友謂子再字亦且放活些子應之曰季文子非四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可矣竟無以難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注易從二字妙亦欲其同歸於厚先之以善道之方耳非竟薄待之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此節當兼指窮理

君子義以爲質章　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首句體下三句用　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

恐是謂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吾之於人也章　上節自是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事下又援古以曉有世教之責者不當薄待今此之人耳

第一節　私箋云如字活其字實　注中揚是善未著而自我表之稱是惡未著而自我發之二字不可順口讀過若善惡爲衆所共見則公好公惡不待言也

第二節　饒雙峯曰民字卽上面人字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下有三代字而也　斯民也卽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民而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不可枉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君說不得所以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三代之三字口氣　注今此之人按箋云卽上節人字也　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按卽字極可味行之以私卽此人行之以直卽此人顧轉移何如耳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闕文西涯兼其事其文言之

巧言亂德章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

衆惡之章　私箋云察字活有可信可疑二端在内按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亦無所疑矣可與楊說參看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必求遜志自得真解　思與學不可分知行說　學是求之實地注却云遜志便非學而不思者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不是中二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着一折

當仁不讓於師章　朱子云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私箋云重一當字當擔當也

季氏篇　洪氏云云按洪氏此條不根應從辨疑刊削

季氏將伐顓臾章　通章尤重在責冉求

第三節　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此句是

第四節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　詩魯頌正義云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于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是世臣非專臣也然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橫渠云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注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按先王通指虞夏以來言之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按此則自周以來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

第六節　二子之罪只在不持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故夫子亦止責之如此下文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太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夫子固有以信之矣凡讀傳注須就經文彼此參看乃可以折其衷耳

第八節　此節自解所以難於救止之故不可說似代季氏遠慮注中是朱子過於疾惡處　固謂阻東蒙若虎之負嵎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曰近

第九節　欲之卽夫子欲之二字

第十節　安溪先生謂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于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于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于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況於寡乎此古人

所以貴于安也

十一節　遠人猶當來且安之況邦域之中可尋干戈乎

十二節　相夫子即上彼相之相　分崩離析即上所謂危也顚也　私箋云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以蕭墻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控動干戈於邦内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天下有道章　此章只指周家一代說

第二節　獨言政不在大夫諸侯糾合同盟翼戴天子方伯連帥之職大夫竊柄即名不正也豈不有其君願能奉天子哉　安溪先生云天子主天下之政諸侯亦主一國之政雖至治盛世諸侯得自治其國但禮樂征伐之權則不敢自專耳若大夫則無政大夫有政即無道之邦矣故特舉大夫言之　自諸侯亦是無道何以只說大夫須分曉又諸侯若數世之內增修其德亦代有天下矣商周是

也須并見得對面之意
第三節 不議不橫議也
葢者三樂章 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按樂字精神
正在辨字上見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并合
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闢而始棄擲者也 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
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不同是正意楊氏說又言表推論
耳此只可於下三限中見之如俗下于上也中即攙入不
廢學為金針則中庸至誠盡性當照其次致曲耶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
者當養之于未發之先持之于方發之際二語每句兼敬
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
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曰忠曰敬曰言曰事二句所占

地甚濶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參觀辛巳論與世得商論得此

見善如不及章第二節　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至此乃見之施行耳安溪先生　注守其所達之道也按守字好使貼得隱居二字出

邦君之妻章　稱之異邦句若緣上邦人二字來則曰寡君夫人可已守溪據禮記自不謬　若如禮記夫人自稱於異邦之君則當在自稱曰小童之下萊峯文亦是　雜記訃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之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章第一節　孔子時年四十三

子之武城章首節　弦歌四達則邑人皆化於上之教而古治可復矣故夫子尤深喜之

第三節　君子學道句不可粘着武城君子須看注中皆字及必教二字夫子二句平說子游之意尤在下句見不可遺一人也能句句敘述中作虛步引起下句乃佳　愛人二字即說不忍下有不學道之人亦得　君子雖以位言然只是俊秀之屬愛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之人　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禮樂所以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　學字重與教字對今人只粘道字無欛柄矣　注皆不可以不學按皆字是指地無大小非總上之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注又言其效如此按言其效亦仲弓問仁章使以自考之意仍須收向裏來說　必有其效始是能行究竟

佛肹召章末節　此節是答昔言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第三節好仁不好學二句

此仁字只是愛之理不宜看得太濶故注中解愚字云若可陷可罔之類

總注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來說信便可該直說勇便可該剛乃繁而不殺列之爲六皆因子路氣質所偏尤在此處故加詳也　但言仁智實包禮義在好學二字內辨之明義也處之當而有節文禮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次節是立志三節是修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敎歸敦厚又就修己應事之重者言之

子謂伯魚曰章　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于修身必待爲之者自得于聲詩之表然後有所感發興起爲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注中修身齊家句囫圇吞棗看過便似不曾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醒發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此
用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人心言　總注禮只是一箇序
樂只是一箇和此制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統體言
古者民有三疾章首節　全是傷今不可離以思古意
須看民字若古之君子有禮樂以養其中和之德氣稟之
偏無所不化矣
第二節　私箋云此是即習氣以驗風俗狂矜愚是病曰
肆曰廉曰直猶爲本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
候矣
予欲無言章第三節　天理發見流行固不待言而顯著
然非默識而深察之則亦有不可得見者須照首節注中
不察二字下意乃抉開示子貢之神
孺悲欲見孔子章　士相見禮疏云傳通孺悲欲見孔子
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第四節　注禮父母之喪云云皆攝
舉開傳　受以成布按受繼也

君子亦有惡乎章　總注侯氏云云按此人人所當惡

微子篇柳下惠爲士師章子未可以去乎　言未可以去
而事人乎是望之變通不是疑其不見幾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只是禮貌在季孟之間故曰不能
用若權位如此則舉國而聽矣　當就事權上說景公初
意本欲用孔子也及爲人所沮而志氣頓衰故復有不能
用之言非特禮貌之謂也注中貴字及程子禮字不可誤
看

齊人歸女樂章　聽行如季孫孟子以證見行可之仕桓
子始非不善也俗下欲深文之不知如此則孔子去國反
不得爲見幾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接輿佯狂事同箕子其心

乃近於狷者也　如上章季桓子便是今之從政者

第二節　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第一節　注今下問津今宋本作令按作令乃應上使字

第三節　歷聘而終無所遇則是未嘗不避人也

末節　夫子于他隱士未嘗自辯正爲桀溺之言有過甚者故明人之不可避因見天下之無可易也子路嘗聞浮海之嘆而喜恐其惑於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　孔疏隱于山林是同群言吾自當天下同群安能去人而從鳥獸居乎

子路從而後章首節　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私箋云四體三句蓋言夫人四體不勤則不分五穀即莊子漢陰丈人往矣

無乏吾事之意責子路意在言外

末節　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行義對徇祿說玩注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云云自見令人與潔身亂倫滚作一句都謬　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云云按聖人說話便是八面俱到子路恐不解便如此當是受辭於夫子也

逸民章第二第三第四節　三節須兼時與道言之

太師摯適齊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侑食之官乃近君者故貴之也

周有八士章　或曰成王時人按此鄭康成說賈逵又以爲文王時　當從子政季長之說作宣王時中興之業所以不能盡復文武之舊者生材雖盛而淪于下位也

子張篇執德不宏章　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按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孤只是孤單朱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我之不賢與須於絜長量短時指與一箇茫然長思瞿然內愧光景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極蹻蹐　子張之言乃泛然處衆之道非所以交朋友也毋友不如己者孔子言之但一拒字太迫狹耳注中過高二字尙斷不倒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未字只是足上後字作此句須沉吟追味見而後二字爲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

仕而優則學章　重下截　上句爲世卿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也聖門無突然便說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同上句是但有餘力便學下句是須有餘力乃仕也

堂堂乎張也章　重不能輔人邊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此所以觀常人之用

情非立教然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法家謂刑亂國用重典不知自上致之也哀矜勿喜包當用法平恕不失其怵惕惻隱意

紂之不善章　甚多也公羊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有人之惡有水之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須還他兩層

君子之過也章　此章乃警戒至切之語不可放退說日月之食在君子爲非常之變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掩也人皆仰之惟速改斯得復其常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衛公孫雖知夫子者淺然亦見其無所不遍以爲求之當世何處得此大成規模可從他就學故有焉學之問子貢告以夫子之大固有自來却四面零星鬪合非可限定一處何處不從學其成就亦非必專師一人也　注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按此句是

朱子言外推論非問答正解　道字固不論道體朱子解
爲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以爲此則有時墜地賴
人能記者耳其實列聖相傳之微言已不外此故孟子注
亦舉此節證聞而知之但非子貢當下問答所及故或問
於范太史之說復謂其不切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多見其不知量也　邢云古人多祇
同音引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及
張衡西京賦爲證

子爲恭也章第三節　大可爲化不可爲非人力可及當
就德性學問至處實講

末節　上節總包體用說此節就德性之及人一半可見
處示之與大哉堯之爲君章同

堯曰篇堯曰章第三節　有罪謂得罪於天　簡在句似
並指有罪無罪說　注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按此二句

最難措詞

第四節　私箋云大賚正以富善人也按鹿臺鉅橋之積雖多亦安能徧及四海須知此是第一節事正爲商家畿內之民身在水火有朝不及夕之憂雖有善政亦莫能待故首爲此舉四海聞之亦如被其賜也善人則尤有加焉洪範中所謂富者有廩祿也注中皆字不可貼大字說下文方說四方政行天下民歸次第自可想見

第五節　安溪先生云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在仁人上　私箋云過卽督過之過按此節敘在大賚之後只當就仁人上并見虐政汚俗所當咸與維新大慰百姓責望與之更始意不可泥書今朕必往重說伐紂也

第六節　權量者萬事萬物之本謹之而後法度可審法度審然後有官守

第七節　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之

人二句亦相因說　注箕子商容不必拘
第八節　所重中便該得教化在內從善也輕民德歸厚
也
末節　信字貼誠字說末句歸于公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第二節欲仁而得仁　私箋云孜孜
所欲所得者在澤民之仁心政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
妨按此說仁字極分曉
總注　尹氏云云按顏師古前漢書注中并以上章爲告
子張之語
不知命章　此章胡雲峯以爲入德之事者自好
首節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只是信得命
及便一直向前做得瀟灑磊落此命字但在氣上說與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了

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五卷　孟子上

長洲何焯屺瞻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章首節　史記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其生也未嘗僭稱

第四節　曰利則不本於理而動於欲一動於欲則凡有血氣必爭上下不安民志不定闘覦而起矣　安溪先生書汪青湖萬取千焉二句題文云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也曰采地百里出車千乘采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采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爲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采地百里只當出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蓋方三百餘里在周禮侯伯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前輩多不理會鄭康成箋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句𩓐作邱甲亦不過句出四乘耳　百乘之家一同之地天子三公王子母弟之采邑　百乘千乘漢書刑法志甚分明

第五節　朱子於注中既下仁義未嘗不利句而又恐人誤以仁義爲求利之資故或問中又云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敢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然愚意孟子雖非教惠王以仁義求利而下二節自當更移下一層看盖王何必曰利節乃正答以義理之本然下二節又推極事勢而論之使之必無他岐之惑故末節復綴轉云云亦猶大學孟獻子曰二節上節就義理以明王者用心之公下節復舉利害以明王者擇術之審也

寡人之於國也章首節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第四節謹庠序之教二句　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升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蓋此章雖與齊宣是心足王章皆令舉王政而此章對上移民移粟自謂盡心言之尤重在養一邊

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　不是捴束乃王道之成効

注　二畝半在田按即割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末五十者不得衣也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按此即品節

末節　注則必能自反二句按自反即本文我字也蓋修其政由荒政而王政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首節　楊无咎云死者即長子也

五節　不忍其陷溺故往而正彼之罪非修怨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以保民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正是照應保字先說得推不忍之心一半自反其本以下又破齊王不能推之由然後告以行不忍之政一半章末然而不王者二句直繳保民而王

首二節　齊王以桓文之事爲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托之於取威定霸耳其事必出於興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忍而導之不得泛作貴王賤霸門面語看注中羞稱詐力意不可泥　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戰國時主所謂霸功大率類此桓文不過借他名目

第五節　有是事則必有是心心之發最爲肫切可以保

民則足以致王矣然百姓但習見王之行事而不察王之用心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爲愛也臣固知王不忍其觳觫之言由衷而發非若百姓之言也　是心足王句增長云題是緊接有之直承王曰何由知吾可

第八節　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而地官牛人無釁積之事是釁鐘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旣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也故謂之仁術

第十二節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鵠灘文云明於此而暗於彼則爲之而不能推恕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第十七節齊集有其一　趙注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第十九節　輔吾志須從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來

第二十節　注士嘗學問知義理按此只照下奚暇治禮

義哉淺淺說

第二十一節　明字對上惛字能知其輕重長短而善推者也

末節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是老吾老幼吾幼四句究竟

莊暴見孟子曰章第三節　甚則今樂猶古樂矣

第四節　此節不過引起同字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只是甚字的影子甚之實則行仁政也　注亦人之常情也按雖人之常情然齊王意中所謂人與衆者亦諸臣媚子耳孟子則借以引之於與百姓同也

第六節　緊要在行仁政上但題面所無不可辭費耳百姓至于父子離兄弟妻子散雖鐘鼓管籥日聞于耳徒使其疾首相告可謂之與人樂與衆樂乎

管籥之音　詩云籥舞笙歌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公羊傳云其言萬入去籥者何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吾家邵公注籥所以節舞廢置也置不去也此解尤明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第七節　庶幾無疾病言幸不至爲萬民憂勞成疾方與同樂相應

揔注　二說皆未竟其旨或問中折衷精盡　楊氏說流而爲王學

文王之囿章首節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内皆罔嶺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傍不過一射圃耳與齊之囿囿名同而實異矣

交隣國有道章首節　注仁人之心至尤不敢廢按數語字字精細　明義理識時勢合兩層方是智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第二節　民自有當得者若雪

宮之樂不得遽至非上非也
第五節　注而又巡行郊野按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
則司稼爲之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首節　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
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
第三節文王發政施仁五句　要看發字是政教號令對
上王者所居以出號令之所說引詩又收歸心上實實以
不忍人之心行此不忍人之政也如此方界限分明不複
不贅　注世祿者先王之世按先王是文王以上先世
第四節　思戢用光聿來胥宇此兩句是王業　弓矢干
戈是行者之衞非好貨之主能入入有餱乎　行者有裹
糧是平時出行
末節　無怨曠只是室家相保之意
王之臣章末節四境之内不治　趙注孟子以此動王心

令戒懼
王顧左右而言他　趙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徒以病國此相因之理也
爲巨室章　賢才大而反小之國家重而反輕之慢賢則
第二節　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能治乎　注鎰二十兩也王濤南辨疑云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脫一四字然此句本用趙注
齊人伐燕勝之章第三節　當時畿內之民尤親被紂之毒虐文王取之固順民心事然六七王德澤入人者深苟非人人棄絕則亦事過追思難免其不悅也故堅守臣節至於匡救無所施乃聽其惡稔而自斃耳
末節以迎王師　破上人力不至於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第二節自葛始　葛嬴姓之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趙氏注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蓋至于有霓則人被雨澤旱已解矣望字捴貫雲霓兼將雨及既雨言之也最爲得之辨疑中引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云虹亦雨微尚觧得不分明如蒙引謂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則於經文多添曲折仍有難通矣

後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既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雜出從後爲長

第三節　子噲子之不聞別有虐政然名不正必致民無所措其手足虐孰有甚於此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下文置君而去亦惟爲整頓此事便足救民水火耳

第四節　老者因兵入而播遷則招而反之小者爲吾所俘畧則送而反之非特不貪其土而并安輯其民非特不

毀其廟貌而弁勿移其器

鄒與魯鬨章首節　穀梁子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義與此章類

魯平公將出章末節君爲來見也　爲字與是以字對即所謂使之尼之也

公孫丑篇夫子當路於齊章第八節　注祖乙疑祖甲之譌但祖甲又在武丁後耳　疏有祖乙趙注無　凡七世元板七作九

第十二節　管仲功烈之卑政以無文王之德耳德字不可說得狹小了孟子必要從心性做出事業故非堯舜之道不陳然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寧卷懷而去但値此時勢則事半功倍不若文王之難也

末節故事半古之人　故字下須補有古人之德一層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首節　注亦有所恐懼疑惑按疑對

知言懼對養氣

第七節　私箋云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按當揔說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皆根於此此說聞之衛先生

第八節　下文說無暴其氣若因守氣句將氣字貶壞便節節俱礙守溪文云理主乎氣氣輔乎理二者相須而會子尤得其要便節節俱貫通照應

第九節　故曰持其志　儒門持志爲敬以直內之功注中所謂敬守也告子强制其心亦有似乎持志者故孟子因而爲之剖析注中先補力制其心四字正爲持志句生根萬歷中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持志屬知言一邊謬矣

第十二節　此難字正與是不難相對注中心所獨得不是空話浩氣生于集義集義本于知義心者氣之宰理又心之宰也工夫來脉至遠所以難言直與上不得于言勿

求於心心字反照
第十三節　直養只是事皆合義故自反常直然先奪下文集義則急遽無序經文反前後冗複矣故本注且但從上文說來　無害據後注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似與下而又害之害字相應又本注云無所作爲以害之後注云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字面皆同時辨遂攙說助長細尋經文脈絡助之長者乃指告子不能集義養氣而速求不動心之效故強制其心使人之神明具衆理應萬事者如死灰之枯槁則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害有甚於舍之不芸心不慊而日餒失其本體之充者所害在心若此處無害不過行之不能皆直害吾浩然之本體兩害字及作爲字相似而各有所指注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知其二字元板作却甚四書通中亦作却甚語類中引此作却甚不知何時始譌然元板

亦有作知其者

第十四節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第十五節　或問孟子深闢義外而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先生云此辨一正一反卽是集義二句釋文　義者本性之固有而具於心爲氣之主宰者也不能集義則不能滿所性本然之量而心且流於虛無枯槁又安能生出浩然之氣來　天地生人是氣然必有理在內爲主宰此理卽義之根源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以義理爲外而非內則理有不達遂不反求諸心旣無由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卽下文所謂不芸苗也及其氣有不充此心將不免於疑懼乃又强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

所謂揠苗助長反害其心淪於枯槁寂滅之域者也非義襲而取句朱子初不指告子說注中揔上云告子不知此理然後轉云乃曰仁內義外文義甚明大全誤取胡饒二氏語雲峯以義襲而取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雙峯以正而助長是義襲而取則告子自云勿求於心矣豈復求一二之偶合於義自云勿求於氣豈復求襲取此氣於外乃舍不能集義强制其心之正條實犯而旁掠義襲而取以攻之試思揠苗之取象與襲取此氣者似焉否耶 注自反常直按此應上直養

第十六節以爲無益而舍之者 舍之者卽助之長者惟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耘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上文以不助長者寡矣句貫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無害之害不同 注正預期也按古注正解作望字故曰預

期

第十七節　生心害政等語正對前當大任說

第十九節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爲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按此說可以爲上下關通證佐

第二十節．敢問所安　安對上惡字口氣不可但捻居字

以力假仁者覇章　以德行仁朱子云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巳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按以德爲誠乃周益公說也引書恭儉惟德無載爾僞爲證亦儘自好得此說乃知伊洛議論非尋常悟入者可及

仁則榮章第二節　貴德尊士則知脩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爲下文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爲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爲他支撑一番外侮稍息粗

得寧靜非僥倖撞着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如政便
兼養民敎民交鄰固圉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
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後
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脩身尊賢事

尊賢使能章　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
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
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非農之緩于商旅也第五節乃
閑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首節俊傑在位　衞云此在位謂未仕者舉而立之於位

第五節　獨言天下之民蓋閑民也　若作新附之民看
更穩當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語參觀適與願爲之
氓句呼應廛字不必定指市宅說文所謂一畝半一家之
居也　布錢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
夫布守載師之單證則不能與題句背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章首只說不忍之心者程子所謂四德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也然第四節注中固云因惻隱而悉數之言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故以四端四體對舉爲言

首節　注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按此句便是性情之根

第二節　下三句見不忍人之心不可忽　注故不能察識是知推之政事是擴全體此心是充

第六節　須將先王跌出人字入自謂不能方有根　張子曰害仁曰賊

末節知皆擴而充之矣　語類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又云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按此知字極重注中尚說得輕然如淳所錄一條云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

擴充說此句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
是眞能恁地充按注中正如此觧當斟酌叅看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末節　正已似對擇字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第一節　須着眾人字方得
捴注初無彼此之間意思　注其勇於自脩如此按補出
遷善一層方與下二節關通
第三節　注而舍已從人按元板已作以
第四節　羣輔錄舜有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遊本戰國
策顏歜語
伯夷章末節　只是不肯至誠惻怛便是不恭　注中弊
字直斷其如此非指其流
天時不如地利章第三節　私箋云古者甲以革爲之故
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按古人亦以革爲兵
左傳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孟子將朝王章首節　注孟子本將朝王按玩一本字方
不是輕世肆志
第四節　陳堯舜之道實以大有爲望之即輔世長民之
術也
第五節　注在官不俟屨按宋元板官俱作宮然此語本
出玉藻鄭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則作官爲是
末節　凡猶何只可翻云管仲似乎可召不得云桓公似
可召仲方與故將以下口氣不背　注處賓師之位按閻
若璩曰范氏云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
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
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眞師也若果師
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
待其召而後不往也齊王於其將歸乃就見之其不足與
有爲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

不辨　非當仕有官職按此句總論大旨若不爲管仲自指生平所學言之兼此兩層說方完

孟子之平陸章末節　語錄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孟子謂蚳鼃曰章首節　注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按此兼官守

第五節　進退只作去留觧承上無官守言責也　閻若璩云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爲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

孟子爲卿於齊章第二節　注王驩蓋攝卿以行按書蓋大夫故知是攝　不惡而嚴如此按不惡謂其始不以輔行非人而辭出弔之命在途雖不假以詞色亦未始凌傲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首節 木通謂棺椁言之

第二節 非直句破以美以下又明慎終之誠愛

第三節 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按法制所不當得非達

第四節 注快然無所恨對盡字說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首節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爲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幷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第二節 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維鈞故曰以燕伐燕 趙注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伐燕國乎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第五節 欲富正對道不行說不行其道而虛拘以祿是貨之也

第六節又使其子弟爲卿　子弟與前弟子對說　使者營求之方非使令之謂以上使巳例之自見
末節　字書買賣二字皆从网賤則買貴則賣皆罔之謂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第二節　坐危坐也
第三節曰坐　並坐也與前不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第四節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此孟子望王改之者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第三節　此節述往事思來者不得但爲伊呂鋪張
滕文公篇滕文公爲世子章第二節　言必稱堯舜即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不可說得廓落
末節　此節推說到善國亦不外此以足上不當復求他說之意

滕定公薨章第三節　東萊解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爲宗國亦如此

末節　周禮疏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

滕文公問爲國章第六節徹者徹也二句　就上文次序言之當先解助後解徹此倒言之者正爲徹中已具助法規模但計畝均分不如助之只藉其力爲尤善耳須通下節看　計畝均分便有公田不足取盈於私田流弊故孟子不直取徹法而曰請野九一而助　注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二句按制民句承上恒產節取之之制承上恭儉節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按一夫二字是眼目方見均平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至是亦不過什一也按辨疑云三代田制已無明文可考但當合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

云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此說本分明　據詩中田有廬上入執宮功孟子自言五畝之宅推之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以十四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一畝七分半

第七節又稱貸而益之　稱周禮疏云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

第十五節　語類鄉遂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第十六節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旣引孟子又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蓋引周禮載師之文也士讀爲仕旣近郊之地故禮記孔疏云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後來孟子疏及陳用之禮書皆仍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鄉遂之田一說也然載師之士田乃謂士大夫之子

所耕有問朱子以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
朱子答以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
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此說不泥舊聞而於古
人立制之意尤爲近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都鄙之田一
說也

第十七節　餘夫二十五畝對世祿看亦以澤及野人之
子弟也

第十九節　方里而井三句九一之形體以下又從分田
中繳足制祿八家二句明九一之爲助法申結前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公事畢三句又推九一而助所以立制申結
前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八家句中須補
出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家得二畝半
同養公田　趙注養其苗稼　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
也按金仁山曰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

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第四節　許子衣褐見無庸於織以逃孟子之駁　奚冠句因遁而之禍故問奚冠

第七節　草木禽獸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世得云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按朱子但疑記者之誤耳非謂後人於經文便不當復致思也前說最精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畧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於觧經極包括而水道自渾然無滯礙矣又書言禹平水土治水皆所以治地也如此觧

則下文然後二字亦可直接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由是水土既平而稼穡有地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可得只有可粒食之期蓋尚有待於后
稷之教也
第八節后稷教民稼穡三句　當從教字確實指陳降播
種殖嘉穀規模　育字當對鮮食艱食見非聖人能厚民
生無以致此若就氣化上論便似複講然後可得而食矣
人之有道也四句　人備五倫卽完五性此則貴于物者
也苟不能復性以盡倫則違禽獸不遠矣
父子有親五句　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爲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
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
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爲所性之禮也故瓊山程以智
字貼有別說較舊說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勞來是資稟之近乎中者匡直是資稟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稟之不及乎中者三者皆使之自得其性而已

聖人之憂民如此　當雙承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兩層捴束近日講章謂獨承敎民者讀大全陳定宇之說而未詳也　注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四句按兩然後即而暇耕乎暇字　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按放逸怠惰從上逸居來

第九節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錯引皐陶以終得人之盛也

第十節　以天下與人句最難妥放守溪文云以天下與人此堯舜之所易也爲天下得人此堯舜之所難也何等直截

第十一節　堯之大哉以其無名也舜之君哉以其不與

也二聖之不營心細務如此　曰無名曰不與若無所用
心者然此是斷章不容攙實
十三節子貢反築室於場　趙注場冢上祭祀壇場也
秋陽以暴之　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注道德明著二句　道德明著對言行光輝潔白對氣象
十七節　同價者其道無僞則從其道之效也
陳代曰章第三節以利言也　利字專頂直字
周霄問曰章第三節　諸侯耕助四句祭義中語　惟士
無田二句王制中語　無田謂無圭田
宋小國也章第三節　富天下正與宋事對
第五節紹我周王見休　私箋云昔事紂而今繼事乎武
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第二節　長幼謂同姓之人卑尊謂
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不見諸侯何義章第三節　王藻云酒食之賜弗再拜若受於其家則不當復往拜矣　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第四節　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初見時事　曾子子路皆剛毅無所屈撓之人稍有失色失容已深戒而亟遠之須對下文所養句看趙注夏畦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人也按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北方夏月惟此為勞非若田作其旱澇猶任之天也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日浸百畦卽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首節　注氣化盛衰二句按氣化盛天心復也人事得人心正也須有個根在
第二節　下巢避龍蛇上窟避鳥獸

第三節　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蛇龍恃水爲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偪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第四節　私箋謂自禹而後治亂不一桀之亂湯之治亦不及而直言及紂之身者蓋舉亂之尤大而撥亂之功甚勞者言之　公羊傳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第五節咸以正無缺　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於周密

第八節　政在大夫者春秋旣治之矣此又與庶人不議相反弑逆之禍陰竄於學術之中者也春秋之作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邪說誣民者并取愛敬之根而壞之則自此將視君父猶路人與禽獸之無知者一矣孔子討亂賊之道安得而著哉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第十二節　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爲我兼愛之邪說爲之而行亦以詖辭益以淫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或問中甚分曉

匡章曰陳仲子章第四節　此節言即不爲蚓㢘操豈猶有未充故下文孟子又以母兄相提而論隱然見大倫既亂則於人道有虧所傷者大非譏之以蚓不可固非責人無已也何傷是指不爲蚓何傷非謂居食何傷也

第五節　此節是不能充之案

已頻顣曰　病其所從來也　辨疑已當作已已惡之而他日偶食其肉故聞兄言而即哇之也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五卷 孟子上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長洲何焯屺瞻

離婁篇離婁之明章　通章皆爲當時君臣非先王之道者而發

第四節　注所行不過差按所行接上節行字來

末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處相發

規矩方圓之至也章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

愛人不親章第二節　此正字與大學絜矩矩字同意義之仁智禮無所不到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節　可學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謂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見滕文公問爲國章下所以多二年是兼要畧寧外侮

第五節殷士膚敏　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辨爲衆也　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爲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獨當天心而非大小強弱之可論自不可爲衆矣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首節　本其身之所固有故曰自暴自棄注中着兩身字於自字極醒

第二節　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今人人生來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上章警不求者此覺悟求者　此與上章盖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淳于髡曰章末節　權字即是義字與術字不同權正從

道上見離道言權便似將稱錘打在無星處如何稱得一物淳于諵孟子以不援正不知權耳孟子以爲不足與深言故聊以手援一語謝之其實權非枉道求合之謂不得將權字看壞

人不足與適也章　語類云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注閒字上亦當有與字按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閒上本有與字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易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好爲人師之善喻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第二節　舍館未定則是僅借之行非親附王驩者也故下章但以餔啜責之

末節　注非好善而篤信之按陳氏所謂篤信與有諸己之謂信稍別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但從之來不竟與之居徒餔啜只以道途言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道性之所發惟此爲實際處盡道乃所以盡性也下禮樂只作中和兩字看不可誤認注意使經文俱成倒說　程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緊處最分曉此章可以參觀而得之參以程子論孝弟爲仁之本語實字乃得分明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首節　順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

舜生於諸馮章第三節　注得行其道於天下也按此道字乃指散見於禮樂文章謨訓功烈者言之

第四節　惟其道無不同故爲國班爵祿二章孟子但因其大畧卽可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拘盡得其迹而自有以不拂乎先王之意也子思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猶是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第三節　小水則駕木大水則造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爲征注云力征人民
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巾車廐
人乘役車　言轉委積則薪芻可知委人斂薪芻亦爲之
役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第三節然後收其田里　季彭山讀
禮疑圖云三年不收其所入謂與學乎蓋存之以待去國
之臣之歸耳按此語看得下落分明

人有不爲也章　張子云不爲不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
不義而後可以爲義　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
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
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所往本安
溪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按朱子云
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已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當作一句讀義見語類格心章

總注尹氏云云朱子曰亦言外之餘意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重處固在自得然逐句之次又不容畧須參觀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仲尼所取於水者道體其事則聖人之純一不已其意亦未嘗不在學者故程子補出君子法之一層孟子因徐辟之病而藥之止告以務實者之立心似乎狹矣然斯恥也與中庸惡文之著同恥無實之不可繼則時時省察自不容已故實即是本朱子謂學聖人者必自孟子恥過情之語始

第四節　注暴得虛譽二句按暴得虛譽與上節注中兩漸字反不能長久與上節注中兩不已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首節　注而能有以全其性按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正是全其性

禹惡旨酒章第五節　四事之中其所以操心省身能盡其性者無不合也其所以施政立教盡人之性者則時異勢殊容有不合者矣有字作如此觧則施字更有下落　安溪先生全章文云其有不合者是三王有未兼也更現成得好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首節　歐陽公云覇者興變風息焉謂詩盡亡者獨公一人之論如此　龜山云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　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脩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継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謡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

叛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按鄭漁仲始疑胡氏雅亡之說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亦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第二第三節　後之學者不知所以作之由不以春秋爲經世之大法而但以史視春秋則晉楚魯三國之記載其始固一也要之乃未經筆削則然耳豈知其事則桓文而已辨其名實其文則史而已正其名分不惟大義數千炳如日星抑且時措從宜莫非制事之權衡道揆之模範孔子自言曰其義則竊取之矣

第三節　義字兼正名盡性二意方能貼到存心　義者宜也盡性命之理故皆得時措之宜

可以取章　首段不重恐人過與而輕死也或問其明當

參觀之

逄蒙學射於羿章末節今日我疾作　趙注疾作瘧疾

注庾斯雖全私恩二句　廢公義之說不必拘曰侵則爲患小曰追則不過驅之速去使毋輕我爲無備而已不必殪其將取其師也多閱春秋事自見

西子章　趙注蒙不潔以不潔汚巾帽而蒙其頭面

天下之言性也章首節　照注故利並重照語類則獨重在利末節反牽合難曉

故者以利爲本　故有善惡兩件故必以利爲本　注猶所謂善言天者二句按此荀子性惡篇文

第三節　若將首節則字看得有不足之意則末節歷學中亦當挽入利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節　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亭林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

第二節　簡畧也謂於禮不足故下節以禮折之

第三節　注若周禮三句按周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百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首節　語録節問一條下云集注非定本　存心只是處心與盡心箇存其心不同本語録

末節　許魯齋云草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難防備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又云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到流得滿然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宏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自滿

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急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又不得如此以此意看終身二字亦妙

禹稷當平世章第四節　禹稷所任乃轉旋天下之責直欲萬物皆得其所非效一官而已切天下則發出有飢溺則其急宜乎倍萬方是解上三過其門不入也若空空揣取思字則以聖人之材處此綽有餘裕何為如是急哉

末節　閉戶暗貼樂字乃有味

曾子居武城章首節沈猶行　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侵中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朱子謂楊氏所論得之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

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云䮘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萬章篇舜往于田章第一節　竭力耕田猶是養口體之粗節必是於視無形聽無聲有不到處不知以何事得罪於父母耳於我何哉須是孝子心裏已打筭到那窮處故下節說個如窮人無所歸

末節　熱中趙注以爲心熱恐懼猶言憂心如焚也近之大孝終身慕父母　親親仁也慕親乃所性之仁根於心者物欲害之則孝衰矣聖人盡性斯渾然天理身終不足以移之只大槪透發不失本心不可卽貼舜說

娶妻如之何章第一節　故爲孤子之行以遂其孤憤之私是爲懟

末節然則舜僞喜者與　與疑詞非詰詞蓋欲求其義理

之歸也

象曰以殺舜爲事章第二節殺三苗於三危　尚書纂言曰左傳云蔡蔡叔孟子曰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

末節　趙注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

咸邱蒙問曰章首節　注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按趙氏解爲東作田野之人故釋此句　東鄙則海濱之野人也

第二節普天之下四句　引詩之意是舉遠以該近我獨賢勞也　北山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卽以詩說詩也　注此詩今毛氏序云按此注獨取小序爲說

第三節　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孝思維則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安溪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字似以天心言要之皆

氣數而理存乎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

第二節　一以二十又八載一以十七年一以七年故曰相去久遠施澤於民當根薦於天說方與上下相應

第四節　伊尹周公非客也萬章問意原統自禹以後言之故并推論商周之事若仲尼則生於王澤既竭乃有聖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其遇獨與舜禹異此又其事理之變故并推明其有德無薦之由使天意人事詳盡無遺耳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第二節繫馬千駟弗視也

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第三節　若講成高蹈避世便不是伊尹心事蓋耕野而樂堯舜之道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但非有王者與則不

可爲名世必成湯果大有爲然後出而於吾身親見之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第六節　只緣巳是先知先覺常處畎畝斯其責不可他辭不就湯聘便屬推而納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第二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秦按元板無秦字
末節　注然此事當孟子時巳無所據按辨疑云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巳七十所指之事亦巳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注文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巳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虜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巳無所據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首節以待天下之淸也　德盛化隆旣洗腥聞又不煩放伐方是伯夷所謂淸而與神農虞夏

若合符節也

第四節　龜山云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第六節　條理二字亦要重　注若獨奏一音三句按此有始終而無條理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韵按李云此於三禮無所考不知朱子所本

周室班爵祿也章第四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百倍公侯　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筭方千里者千倍一百萬里也方百里者百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七十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五十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四十倍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三十倍九百里也二十里

者倍二十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倍十五二百二十五里也　禮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厚齋云王莽曰附城盖
以墉爲城也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猶言属城也
第五節　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王官不言公者官
闕而不備也受地止言視侯者朱子謂古者天子之三公
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盖仕於王朝者其禮
反有所厭而不得伸今但視其祿耳公侯皆方百里故受
地惟準之侯也亦有本爲侯伯入爲卿士者則亦受畿内
之地盖國祿所入自以守宗廟之典籍此則所以報其功
不嫌其富倍也且王畿備五等之制而陪臣極隆殺之殊
又不使侯國得擬於天子耶　注王畿之内二句按國不
繼世故畿内得以容之
第六節　注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云云按三萬
二千畝三十五井三千二百畝不及四井八百畝不及一井　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也按府史由辟召胥徒給傜役

第七節　安溪先生謂君田皆三萬二千畝卿田皆三千二百畝徐注誤矣但次國三卿下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中卿下卿命於其君皆止食大夫之祿故有三之二之之殺耳按但以大夫倍上士之數核之又不合上下文法正同不應大夫士不用合筭也姑如徐說可矣朱子謂周禮王制不同姑勿一一以求其合可也況王制有下大夫五人若以四千八百四倍筭之與三卿又不合乎

敢問友章第一節　注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云云按或問中不滿張子說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第二節　託於諸侯章云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此云尊者賜之是蓋有君臣之義存焉故末節云際可之仕也公養之仕也交際即是仕於其國而所得之祿賜孟子爲卿於齊其祿十萬乃交際之

一端也而況受其句上冠以孔子之仕於魯也可見交際與仕不是兩事但將以爲行道之機非徒貪其豢養耳舊文皆作前論交際後論仕合者反離多費穿插可謂憒憒

第三節　注孔子受之云云按下文於衛之事卽是本身証佐引陽貨烝豚事却稍遠

第四節　罔不譈是衆之所共棄而無復可以交接之理矣　私箋云所不辭二句一說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此承不待教說來甚明順按此本趙注

第五節　與之交際非徒免死而已矣蓋亦化之於善使諸侯聞吾教而能改則可以取民有制以三代之治民者治民卽此人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　義卽義乎不義乎之義當云合道得宜守溪用權變推移未諦

第六節　注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按示於人見字明白

第七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即上注中所謂示也見行可即是爲之兆萬歷癸未文都不合上節注意大全中輔氏說得之　世得云以所就三章觀之則見行可不根爲之兆亦未爲不是

仕非爲貧也章首節　道不可行於時本不當仕然家貧親老或需祿養則我身有時而不得不仕也　漢書兒寬傳注養主給烹炊者也故趙注云不能親執釜竈　注道與時違按四字乃喫緊當着眼

第二第三節　郝京山文兩用不敢也甚合

第三節　其職易稱非苟簡之謂職小任專反無撓之使不得行其道者也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抱關迹最疏遠與下立朝相反行夜擊柝則凡淸晝攫金不與其責

矣　注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注

末節　立乎人之本朝二句申明有時二字　罪也此卑貧所以宜居恥也此尊富所以當辭

士之不託諸侯章第五節　使之亟拜則亦幾於賜矣養君子之道楊氏引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之說甚妙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首節　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一鄉之善士章首節　一鄉之善士亦有散在一國之中天下之大惟我之善蓋於一鄉自然心同理同相爲契合矣盡字須如此看　注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廣狹指善說若看作人之衆寡則上半截便說不去

第二節　知其人則非徒想像之而已亦還以自驗吾身之善如何　尚友何所爲取諸人以爲善也

告子篇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但知氣之爲性而不知理之爲性故妄謂知覺運動乃人生所固有仁義禮智則皆自外而至乃人所本無必待爲之而始成遂設杞柳桮棬之喻孟子亦未與正言性爲天理仁義之根於性只就一爲字折倒渠使無所置辨既而告子自病其說之偏於惡也於是下章復爲湍水之喻謂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則終以氣爲性而已

首節　注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宗旨所在與荀揚所見自別注意當渾之

性猶湍水也章末節其勢則然也　勢字與理字相反

食色性也章第三節　且謂長者義乎二句當如存疑兼長馬長人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孟季子初是謂所長非所敬辨上章長之者爲外及孟子剖析出斯須之敬則又謂敬如

此隨人轉變則非敬亦不由內也始之外長蔽於一偏旣
乃外敬則陷於性本無善之說而莫悟矣答問間有兩層
意思
首節　未達長之者義乎之言故私論義內爲不可解也
第三節　上章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
處見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也
第四節　爲尸是爲祖尸語類云古者爲尸必隔一代孫
可以爲祖尸子不可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首節　未發以前
何嘗有所謂善惡
第二節　此言雖未可定於初但敎化所係者大此近荀
子說
第三節有性善有性不善　二有字對第一節二無字下
又言非他人所能爲對第二節似駁兩家

第五節　乃若之若舊訓順故注特云發語辭　須看注
中但字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卽此節以情言性之
意也情之發也兼善惡而此言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
者故者以利爲本情之發而爲善則本乎性而理之順者
也其爲惡乃繫而使逆其所發者也
第六節　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字一滚說下只在理上論
未曾論到氣程子之說當從言外補出來雜便失語意
注乃物欲陷溺而然按此已起下章
第七節我固有之也　有字正破告子無字
第八節　上卽情善而泝源於性此又舉孔子之說詩見
惟性本善故情善而孟子之獨言性善非無徵也　性不
可見故以情言然斷乎以善爲固有者人之性天所命也
推本生民之始是固有二字下落有物有則有字與上節
有字相應　秉彝指性商書所謂恒性也懿德指仁義禮

智中庸所謂性之德也雖一理而層次有分　注是民所
秉執之常性也按千萬人所同千萬世不易故曰常
捻注　學而知之按此所謂思也求也　孔子所言下愚
不移者按此所謂舍則失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第二節　麰麥是降才之同能同生同
熟者不陷溺者也其不同生同熟者陷溺則然也曰播種
曰其地曰樹之時是三者皆非從天降也而可云皆熟以
上明降才之同乎　不同熟者地之不齊雨露之不齊人
事之不齊非麰麥之才有殊也
末節　邵子曰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第二節　此節氣字根脈須要分曉
語錄中有兩條最善而大全皆遺之葉味道問良心與氣
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爲主
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得這

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呂昭德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盖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牿之反覆按此則放其良心下當先補出氣昏一層日夜所息中又當就無所作爲補出氣定而性復之意然後轉出平旦清明良心必有發見前後意方融貫

雖存乎人者　人字謂人之本來質地方與下未嘗有才相應以下氣字自貫注

有梏亡之矣　有當讀去聲

魚吾所欲也章第二節　義非外至乃所欲有之所惡有之盖本心也是故從其甚者耳　此處是精義事

第四節　此處是省察事卽省察此良心之失與不失也

第五節　此節重在皆字見非但可以望賢者而不可以責中人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能常存之則必能舍生

取義矣
第七節　臨事不能省察者由於平日先無精義之功良心雖有時發見却易爲利欲所昏蔽故不辨禮義而至於喪失也
末節　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按羞惡之心是義然義皆從仁出盖謂失其仁義之心也故下章以求放心言之
揔注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按此所以下章說求放心
仁人心也章首節　私箋云有此心卽有此仁心而不仁卽非人矣
末節　私箋云心卽仁也求放心卽求仁也　注盖能如是云云按自盖字以下乃朱子以程子之意推而論之所以防異端之流弊也不必入口氣　程子云云按約之使反指未學問人尋向上去指旣學問人　此章大意新安

陳氏之說甚明

鈞是人也章第二節　注心得其職則得其理按理即天之理　若能有以立之按此句是操存根本　則事無不思按謂無不得其理　操存涵養使常淸明乃所謂先立其大也事至能思當留在不能奪中講

捴注　君子存誠二句按純乎天理之謂存誠在思之先敬則不昏故常能思　天君泰然按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出荀子天論篇

有天爵者章首節　南軒云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峯云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首節　貴於己者己有可貴之實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旣言仁義又言聞譽

末節　以食比仁義以衣比聞譽蓋二者又有內外先後略分輕重也　膏粱趙注膏細粱如膏者也　令聞廣譽根仁義來　文是衣繡是裳　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不然只說仁義貴於己之理盡矣

羿之教人射章首節　盡其性

第二節　由其道　上節立志希聖下節用力有漸　此章言教與學不是空譚須從實地做得到家方能有成聖譬則力也規矩方員之至也本非易事看得彀與規矩粗淺是時文之謬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第三節　不識性則但知甘食悅色而以義為外不知教則縱其甘食悅色之欲而以禮為輕豈知禮本於羞惡辭讓之天則不如是則違禽獸不遠而無以立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

第五節　孟子以本末破他輕重二字下上之解不如趙注云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數語明暢

末節徃應之曰　孟子言當應任人如是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第三節奚有於是　朱風林四書旁註作言安有食粟而已之理却不若後來林次崖云是字指形體而言所以爲堯舜者不在於形體在於作爲也語氣較合

弗爲耳　弗爲者不盡其才者也

第四節　注陳氏云云按道性善稱堯舜原是一事今人只讀楊氏說便非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第二節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須看注中一發字謂其猶有戚之之意則所性之仁見於父子者賴以未泯耳兩截固有次第

第三節　此問最善善於說詩即亦可以通乎孝之變矣
第四節　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　幽王黜嫡妻
廢嫡子已是入倫之大變不須更推到宗社安危上
孟子居鄒章第五節　成字從上節及字中來
末節儲子得之平陸　趙注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末節　注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
按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小不知其大也
總注　尹氏云云按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第
三節至末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第二節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
必有紀綱法度則兵爭可息逐層敘致正見討伐爲最重
之事而不輕於勞師動衆也五伯摟伐則無王勤民斯爲
罪之魁矣然桓盟之盛猶不約而信豈若今之諸侯爭城
爭地者乎以下章連類參觀則今之大夫所爲逢長者亦

可以得其實矣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閑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閑田曰祿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爲慶及身而止非此地世世屬之此國也注並其地句當酌趙氏於制度未暇詳也然王制固有加地進律之語更詳之

第三節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先生云此句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非指本國臣下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第三節　趙注曰山南曰陽太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君子不亮章　語類云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末節　入將曰者中心達於面目人一望而識之描寫之如此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首節　孟子兼稱五伯何以帶說三

子爲以下即是中人也
第二節　須看是人人字原與下節不同其生也有自來命於帝廷爲大任也然既生之後或不能無氣質之蔽習尚之染故必先磨鍊一番此又存乎其人之善體天心自能成就乃因材而篤耳　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陳定字分配極好
第三節　而後作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後字對上先字
第四節　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末節　論來末節只宜頂人恒過兩節不宜因尹氏注總上四節來
盡心篇盡其心者章第二節　存心似致中養性似致和操而不舍是敬以直內順而不害是義以方外

總注然智而不仁云云按如釋氏之學是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首節　安溪云萬物直以人物言不兼事類說允與下文仁恕相貫免費曲折

末節　進於萬物一體之學則無所虧於皆備之本然矣

子好遊乎章末節　獨善其身謂其德望足以輔世長民而仍不枉道以求合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此爲當世學者不知信從孟子而發　世得云不云待聖人而後興而曰待文王而後興隱隱有權德兼優意思若道德不藉勢位而常存乎人心雖去聖千載誦詩讀書與並世無異

覇者之民章末節　非舉一世而甄陶之按如陽和一煦萬物皆新

仁言不如仁聲章　四項都不可少而其效有淺深故當務其至者

無爲其所不爲章　安溪云而已矣三字在能擴充上見

注不能以禮義制之私箋云又添出一層按禮義是能

反是心之實非添一層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首節　先生云術如四術之術

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

第二節　德而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益

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覺慮

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　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知

之發　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有事君人者章第二節　爲悅當對下二種人說不當以

首節佞媚比儗能安社稷其人品亦高矣只是太着意耳

注中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句有病

廣土衆民章第三節　分如左傳四國皆有分之分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性之禀其全者其分同也然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無以定之者多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則分定之說也以太極圖解證之定字不可
落空明甚語錄所謂合下都定者言聖人不待勉强耳

第四節　此節爲定之之藴藴積也指四德之根於心若
誤爲韞櫝而藏之韞謂四德乃性之所藏失朱子本義矣

注氣稟清明性之也無物欲之累不爲他隅斷

總注　然其所得于天者按此句是分

伯夷避紂章末節　注趙氏曰三句只解得上半截五十
以下又反覆言之若無王政則雖有美意亦不能使老者
皆得其養不煖不飽二句正與上節兩足以一可以反應
孟子言之重辭之複須着體貼不可只與上半截一直說
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第二節　安溪云瀾與容光不是
大處亦未是本處蓋所由以觀本者但觀斷港絶潢必無

瀠洄湍急而雷電熠影不能幾微畢照可見
總注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按本猶之基也
楊子取為我章第一第二節　拔毛摩頂是孟子形容不
可看作實有此事
總注　中之所貴者權按只是辨中
饑者甘食章　心不在則食而不知其味人心一向迫於
飢渴便此心做不得主失飲食之正上四句中須隱隱見
得沒有為味之主宰者方好人心亦皆有害是道心為人
心所汩口腹以人心之知覺為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
味矣人心以天命之秉彝為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理
矣正字還他分曉始得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不易當對不辨禮義而受
萬鍾看蓋察義至精而常不失其本心故也　陳壽翁云
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

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有爲者辟若掘井章　此章不可作始勤終怠等語蓋掘井九仞原是能用力者所差不及泉耳猶如讀書窮年累月所讀頗多但未通耳苟其及泉雖不九仞何害但不及泉雖更加九仞之功倍於九仞之功亦不得不然耳何則井中不自有泉及泉而後爲井乃已焉而棄其井乎如此方不是爲山九仞章公共話頭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無親戚則必并君臣上下而亡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首節　私箋云居移體二句當虛説不專屬貴的一邊接夫字始落到王子身上只言盡人之子皆有可移但患自不肯移耳

第二節　廣居人所固有却必待養而始成始之之求放心終之得安宅動心忍性等事皆所以移之也

形色天性也章　須體會揔注中程子意今人只是楊氏
說耳
齊宣王欲短喪章第三節　注陳氏云云按陳氏者晉卿字
壽老著孟子紀蒙　厭於嫡母按厭於王耳母不厭子此
趙注也亦誤　閻若璩曰陳氏之誤亦有自來趙岐注王
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
康成亦注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以喪服記公子爲其母
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注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
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
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諸侯尊絕旁期以
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
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濟生母喪嫡母尚
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
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

也說與鄭注合不知何緣孔頴達疏載記多有厭嫡母之說流傳至宋闌入集注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且公子爲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爲絰帶何竟遺去是不獨陳氏之說當請刊正所引儀禮亦當請加補正云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第二節　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力已至乃可言雨化耳爲注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

第五節　重在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予私淑諸人句不同

道則高矣美矣章末節　注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按非難非易不可平對中道句只對針不可幾及耳

君子之於物也章　上四句入講宜云君子所施不自物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於民

也但仁之而弗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　鄭氏禮記注放飯云去手餘飯於器
中人所穢此從趙注以流字例之趙注是
揔注　雖徧知人之所知二句按出荀子儒效篇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第四節　革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木
楚用革留侯曰殷事以畢偃爲軒
民爲貴章　得乎天子者得乎君也即於民爲貴對面引
起君爲輕脉絡復言得乎諸侯者諸侯亦君理如是始備
也有此句則下節發明君爲輕即可承諸侯來說不言天
子而義自顯且亦言之無罪矣孟子文章周密穩當如此
所以爲經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只言道之所由名故曰合而言之
不說體道上　注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按此釋人也句
齊饑章首節　須看國人皆以四字不問其義之可否而

但欲以衆情動之也

第二節　則之野句法闇引周書則至於豐爲證

口之於味也章　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說盖不與命合一者非眞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第二節 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與仁義禮智相承天道與人倫相對今人俱誤讀注意

浩生不害問曰章　朱子答敬夫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第三節　注可欲而不可惡按語錄作有可欲而無可惡更明

人皆有所不忍章第一節　注物欲之蔽按蔽字極好人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碍壅塞見得這邊昧却那

邊仁義雖吾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
豁然洞達方能自此至彼通行無碍而克全吾仁義之本
然也　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流決達也充則洊至習
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而不已
第二節　達是由此及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
自是兩層若兩節一意則贅設矣
堯舜性者也章第二節　或能於暫而不能於久或顧其
大而不暇於細卽非盛德之至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安溪云寡欲是就見成說其所以
寡欲則自克己持敬中來又云養心是養其仁義之心非
徒養其虛靈之心也
曾晳嗜羊棗章首節　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
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柿矣余乙亥客授臨沂
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嬭柿一名㮕棗而臨

沂人亦呼羊棗曰㮕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卻武士人僞作正義以羊棗爲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白出山石間色赤味酸

第二節　膾是生肉炙是熟肉

孔子在陳曰章第七節　又不可得與上不可必得相應

第十二節　義信亦德之類特佞與利口所亂者一節而鄉原賊德五常百行無不爲所亂耳

由堯舜至於湯章首節　朱子謂得以聞之賴於見者經文語勢固然看先有首句既言堯舜以是傳諸湯矣而又叙見知大意似個中間接續人孟子亦自任如此耳講章輙謂看此得以二字便見是見知重殊覺誤會朱子本意

第三節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學於太公望見羣輔錄

末節　上而爲君者其事行則聖人作而萬物覩孔子不得位垂諸文以傳諸其徒一時或無由盡知莫爲之後恐其淆亂所以獨幸鄒魯之近故此節比上文但言世之相去又多一層亦正與君子之澤章相表裏也　然而句指見知則亦句指聞知說無正是說有　注不敢自謂已得其傳此正文然而句而憂後世遂失其傳此正文則亦句然乃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此正文二句交關處此層須於言外或篇終見之　所以明其傳之有在然而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則亦句

